

宋汪應辰撰

石研齋藏本

汪文定公集 上冊

文定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為改此名初授鎮東軍僉判後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應辰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國諸人遊又與呂祖謙張栻相善於朱子為從表叔朱子嘗往來商榷故孝經刊誤援應辰之言以為據應辰授敷文閣待制亦舉朱子以自代契分特深其學問具有淵源又官祕書省正字時以上書忤秦檜困頓州郡者凡十七年史稱其直言無隱於吳芾王十朋陳良翰諸人中最為骨鯁其立身亦具有本末宋史藝文志載其

集五十卷明初已罕流傳宏治中程敏政於內閣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盡錄乃摘鈔其要編為廷策^試一卷奏議二卷內制一卷雜文八卷嘉靖閒其鄉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遺事志傳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從程本傳錄不見完帙者已二三十年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為程本不載者幾十之四五蓋姚廣孝等所據之本即敏政所見之內閣本而敏政取便鈔錄所採太狹故鉅製鴻篇多所挂漏謹以浙江所購程本與永樂大典互相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為二十四卷較五十卷之舊業已得其大半計其精華亦約略具於是矣

刻汪文定公集序

此宋玉山汪文定公集也全集五十卷今亡茲刻僅十二卷蓋學士篁燾程公摘抄自閣本者云乃冠以



廷試策附以遺事若傳總為四十卷雖不盡刻然知言者足以知其人矣公天資近道生當盛宋合中原諸老之規模攬一代儒碩之精粹呂伯恭稱其季則正統文則正宗非何所好也公少學于喻子才弱冠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復師事張無垢呂紫微與胡仲明仁仲昆季同學焉既而與張敬夫朱元晦伯

恭諸賢友也道尊德備所謂玩心文武之未墜抗志
先民之所程太常議以文定謚公宜哉何者道德博
文之謂文之純行不爽之謂定自王氏新經之誣人
也而學術壞公獨辭而辟之不令其殺天下後世卒
業海昌信道不回有味延平澄心立本而要以及身
自得以入于聖賢之域文不在茲乎自秦相之主議
也而國是亂公始而議和不說隨於小人終而論戰
不苟同於君小曰禦戎以自治為本能治其國家以
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不然無說也更閱夷險
特立不惧信乎有本者如是非誠定之効乎太常謂
公為有功於吾道世道然哉然哉公常言自漢專用
儒術而士或飾詐取容至于能為國重則又未必儒
者故世遂以儒相勸於乎若公所立謂之真儒非邪
公先世自新安徙玉山遂世為玉山人後於公為卿
後進梓公之文俾世有知公者吾道世道尚亦有賴
哉嘉靖丙午月正上日

汪文定公集目錄

卷第一

廷試策一道

卷第二

奏議三首

轉對論和我失計及群臣阿蔽劄子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

論禦戎以自治為上策

卷第三

奏議六首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劄子

論愛民六事劄子

授端明殿學士舉查籥自代狀

卷第四

內制十四首

李顯忠授威武軍節度使制

郭振授武泰節度使制

賜左僕射陳俊卿乞解機務不允詔

賜右僕射虞允文乞解機務不允詔

賜吏部侍郎兼侍講陳良祐乞祠不允詔二

賜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史浩乞祠不允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沈介乞祠不允詔

賜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獎諭詔

賜徽猷閣直學士吳芾乞致仕不允詔

賜敷文閣直學士晁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敷文閣待制劉章辭免恩命不允詔
策問一首

試林光朝館職策問

卷第五

記七首

守正觀養二齋記

豹隱堂記

潛齋記

平政橋記

昭烈廟記

諸溪橋記

洞源書院記

序四首

陳忠肅公集序

徐壽卿集序

贈杜君序

說一首

王元圭字說

卷第六

書簡十三首

與信州程尚書

與總領汪少卿

與趙經幹

答程運幹

賀張樞密

與查運判

賀吳宣撫

賀汪樞密

答李提刑

賀虞宣撫

賀汪孝士

卷第七

書簡二十六首

與汪叔嘉

答徐知止

答趙允明

答葉南美

答徐漢英

上宰執劄子

答吏部陳侍郎

與張真甫

與陳樞密二

與呂子厚

與李運使

答梁子輔

與方叔興

卷第八

書簡八首

答張潼川

答程提舶

答毛李中

上趙丞相

答張定夫

答胡明仲

與黃岡人

與李升潛

與喻玉泉

與何運使

答李仲信

答蘓仲仁

答列樞密

答尤延之

與呂伯恭

與朱元晦十四

與信州程尚書

答張侍郎

與劉樞密

上陳丞相

與喻居中

與呂居仁舍人

與呂逢吉五

卷第九

題跋三十八首

題司馬溫公賓次咨目

跋溫公與傅猷簡公帖

題申溫蜀三公偈和

題東坡帖

跋蘓東坡與巨濟帖

題蘓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跋東坡書

題節孝先生行狀

跋尚公帖

跋山谷帖

題劉陳二公與唐克之帖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跋劉丞相送子詩

跋張右史送翟中書赴闕詩

題春陵法帖

書張士節字叙

讀安樞密行狀

書節行王夫人事

書劉忠肅公事

題包孝肅公奏議

讀龍川別志

記戒石銘

題范蜀公集

題范太史集

題呂申公集

讀中國春秋

題呂子進集

讀呂榮陽公茂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題呂文靖公事狀

跋真現政要

題張魏公與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跋張魏公釣臺詩

跋張魏公詩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書吳忠烈遺事

題譚師直士訓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卷第十

題跋二十四首

題宋獻公帖

書羅宗約試晬錄

讀喻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錄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跋南溪始泛詩

書韓公五箴

跋李先之文

書糾繆正俗

書小陵詩集正異

跋劉貢父詩話

跋馮宿所為某碑文

書令狐彰開河碑

讀石洞霄傳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跋王荆公與申公書

題司馬溫公奏議

題續池陽集

題林子中集

題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稿

題金谿吳頤題道文
題蔡條許神文

跋李伯時孝經圖

書朱丞相度江遭變錄
書元祐八年補錄

卷十一

墓誌銘四首

徽猷閣直學士向公墓誌銘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陳公墓誌銘

卷第十二

墓誌銘四首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卷第十三

祭文五首

祭趙忠簡公文

祭張魏文

祭陳丞相魯國文恭公文

祭凌尚書文

祭女四娘子文

詩五言十八首

暮春

白雄鷄

送刪定聞人文歸嘉禾

壬辰立春

題鄭氏籬金堂

題表上人卷舒軒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韻奉呈

輓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輓參政王公

輓宣撫吳群王二首

輓學士張公

輓詹事陳公

輓呂舍人

宜春漫述

題法海院龍溪亭

和遊南巖

歸雲臺

陶山書院

詩七言二十一首

宜春書事

贈宜春筆工

雪中梅花

常山孔塢碧照閣

與談命鄭柯山

與酒家沈生

送王佐猷可歸信州

水雲堂

贈娶源汪氏

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韻四首

陳經畧生朝四首
送陳徑畧二首

分韻送胡丈歸建康
帝牛花

尤美軒
懷玉山

太甲山
荷池

琵琶洲
巖初生

御殿瓦

附錄

行寶一首
傳一首

勅四首
祭文四首

謚議
覆謚議

端明書院記
重脩端明書院記

卷首少第一
第二兩行。題
應低二格
殿本無大意
下十五字

廷試策

大意問吏道未肅兵勢未強民力未蘊

臣對臣聞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則

帝行王道則王行伯道則伯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

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今也今陛下策臣於廷詢之

以天下之大計曰覲聞治道之要願臣淺陋何足以

奉承大問臣謹以所聞於師者言之竊以為治之

要特在於反求諸已而已蓋天下之未事有不本于

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為也然人君一

為仁則天下相率而趨於仁矣天下皆不義宜不可

為也然人君一為義則天下相率而趨於義矣故愛

人而人不親則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則人
自親矣治人而人不治則是智有所未至也能反吾
之智則人自治矣殿本無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吾之一
身既正則天下之殿本無心悅而誠服若風之必偃彼自然
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於此者也以脩己安百
姓為病此堯舜之所以反求諸己也以百姓有過為
在予一人此湯武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小人怨詈則
皇自敬德此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己
也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嘗
不反求諸己也天下之本在國、之本在家、之本
在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嘗不反求諸己也是道也堯
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
孟軻數聖人者達而在上則力行此道以澤天下窮而
在下則力行此道以詔萬世自孟軻之死始不得其
傳此微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陛下果能反求諸
己而力行之則凡所以問于臣者臣雖不言而治道
固已舉矣不然則臣雖欲言之無益也然而聖策下
詢則臣之言有不得而默者謹一二而對陛下當見

集中凡胡虜
我狄等字
殿本皆改作
金人敵國茲
姑仍其舊

此理之昭然而不復疑矣伏讀聖策有慕古先聖王之治若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臣竊以為聖王之治其則不遠陛下反求諸已在先立其志爾陛下聰明神武首出庶物其於天下之事若不足為者但陛下未之為耳夫以金虜之禍中國莫有當其鋒者宜若不可與之較也然去冬警奏既聞陛下赫然震怒親總戎輅號令六師而虜人自遁所以然者以陛下之英斷而不憚於勤勞也湖湘之寇弄兵潢池為患久矣陛下委之賢將授以方略不出數月遂能殲厥渠魁去歷年深根固蒂之盜而安千里刀刃之餘民

所以然者以陛下之明畧而長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而可見之效又如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復古先聖王之治第恐聖志有未加為耳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興衰撥亂行帝王之道耶抑將趨小利急近功為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為言則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魯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能以其所聞所知尊而行之則高明光大孰能禦之哉至於措諸事業之間寬猛文質之宜特其餘事而已臣願陛下立志以為本以帝王之道為可以必至以聖人

之言為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進一日新而
又新則二帝三王之事豈有不可為者哉唯陛下力行
之耳伏讀聖策以粵自即位九年于此思歆雪父兄之
耻而復祖宗之烈風夜旆懼罔敢荒寧施為繆盪治效
闕然深惟其故不憚改作臣以為此則在陛下反求諸
已而先自治也昔杜牧論收復山東之策而以自治為
上牧之言萬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耻而復
祖宗之烈盍亦先於自治乎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以
為自治之計者何也昔之人君雖當干戈擾攘之際亦
必先擇形勝之地以為根本之圖故高宗祖之興根本關

中光武之興根本河內今也不然譬彼再流不知所
屆自維揚而之臨安自臨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
會稽自會稽而再之臨安是都邑之遷徙未始有定
論也越王之欲伐吳與種蠡協謀凡二十年然後得
以逞其志也今不然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
之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毀而罷之自艱難以來所置
輔相凡幾人矣是宰相之廢置未始有定論也中間
嘗用留守兵欲率勵群帥復收趙魏矣渡河而輒罷
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
矣俄而中輟是進取之前却又未始有定論也至于

號令之間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之類則於措
畫政事何其無定論也如所謂以差下人別與差遣
之類其於進退人才又何無定論也夫都邑之遷徙
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却政事之措置人才之進退
皆國家大事不可易為者而乃紛紛不定如此則陛
下所以為自治之計臣竊恐為夷狄之所窺也如此
而欲雪父兄之耻復祖宗之烈正犹却行而求前九
年之間治效闕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幡然奮寤
不憚改作則中興之業殆猶反手之易願先定大計
然後從事毋為此紛紛錯亂而無歸宿也凡我之所

以自治者無所不至卓然有不可勝之倫則為之而
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又何以治效之不進為
憂乎惟陛下力行之尔伏讀聖策且以真才之未顯
寔惠之未孚冗食之未革為慮臣以為此誠當今之
宿弊而其所以治之則在陛下之反求諸已也夫吏
道未肅宰相之責也民力未蘓郡守縣令之責也兵
勢未強諸將之責也臣嘗謂天子之於天下所欲必
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財利則下之人以玩異而
獻美上之所好者財利則下之人以財利而獻美蓋
未有上好之而下違之也今陛下以鈔量之令則誠

有意於肅吏道矣嚴科歛之禁則誠有意於蘇民力
矣謹揀練之法則誠有意於強兵勢矣然而真才之
未顯則是宰相進賢退不肖有未盡也實惠之未孚
則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冗食之未革則是二
三將臣訓兵整旅有未善也夫人君之詔也若嚴而
其下應之也若響苟好惡一萌於方寸雖不形於言
詞氣色之間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今陛
下以是三者為宵旰之憂蒞於詔令而下之人猶不
能奉承之無乃陛下誠有所未至邪苟誠未至而徒
為空言則雖日下詔書果何補於事哉臣竊見朝廷

前日以郡縣之吏多非其人乃詔侍從臺諫閣之臣
使之各舉所知以備其選一時在位之士蓋嘗以其
所知而舉之于朝矣而未嘗出其姓名而試其用也
又嘗下詔以今之守令有歷任雖多而才非所堪者
皆使退從散局當時蓋嘗畧行之矣而今則又復廢
棄而不舉也則是擇吏誠有所未至此真才所以未
顯也數年以來民不堪命雖詔書出於上而雲令阻
於下誰以出力自保則調蒞其丁夫恐以搗設贍軍
則厚裒其錢穀方材芻料竹箭皮革日々征求物々
取辦黃緣姦弊下不聊生乃復寬下赦文放其租負

而律文又以分數為限寔不能免苟以欺之則是恤
民誠有所未至此寔意所以未孚也今士卒驕惰賞
罰不明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受色
不悅幸其無故則已矣教習擊刺叫噪號呼有如聚
戲金鼓旗號白挺小隊皆效虜人節制蕩然雖其將
帥莫敢自保至於冒請月俸虛糜餼廩蓋有詭名而
請者矣蓋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矣蓋有借補官資
而請者矣朝廷知之莫敢禁止則是治兵誠有所未
至此冗食所以未革也凡此三者陛下苟能加之以
誠心則必有能為陛下任其事者苟誠心不至則下

之人雖欲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
爾伏讀聖策必欲考課以核殿最省官以抑捧稍也
戊營田以寬力役平準均輸以佐賦入以爵賞之未
艾則欲定武功之筭以紀律之未明則欲參府衛之
制臣以為此皆今之良法而其所以行之則又在陛
下之反求諸已也昔唐虞之法則九載而黜陟周官
之法則三歲而誅賞而朝無倖位官無曠職是考課
固所當先也光武下詔減內外四百餘員太宗創制
定文武七百餘員而國用以足民事亦理則省官又
在所當先也二者之法誠足以核殿最而抑^節俸稍矣

然臣以為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術也司
馬光有言曰考課之法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功
狀者迹也公明者心也已之心不能治而欲以考人
之迹不亦難乎誠以人主一有偏黨之心則以愚為
智以是為非但徇一己之愛憎不復問其人之賢否
而人于是乎溷淆矣此考課之本所以在於正心術
也荀况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誠以
人主嗜好既形下皆輻輳而趨之各求自售則名器
必自此濫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於正心術也陛
下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使

邪佞不得以惑之諂諛不得以入之如此則考課省
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成昔田韓重華常用之矣終
足以贍邊將之用而省度支之費牛疇均輸桑弘羊
常用之矣終能使歛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則二者之
法誠足以寬力欲而佐賦入矣然臣以為欲法之必
行陛下不可不先明於任使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
論疆場之事一時在廷之臣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充

國以為明主可為忠言耳欲以守之條列利害反覆
用數千言宣帝信任而不疑終獲破羌弱之功而收屯
田張說獻疆騎之謀夫所以至營此屯田其紀綱之不

明于任使唯其唐上之劉晏初得渠河之不利病而不敢舉人
振而然也移書于朝以廷朝人紀綱其言為不可廢也蓋以漕
牽制而修此府衛所盡其才也然則今日之行事又盡六
事委之故晏得先振其紀綱及臣等所行之事考之於
取鑒於皇明而觀之莫不終行而其中所行年之則後
也凡始於今以廣德觀之莫不終行而其中所行年之則後
有六年乃始得明於任使而振其紀綱者凡此均
監正其心安得明於任使而振其紀綱者凡此均
翰在陛下安得明於任使而振其紀綱者凡此均
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治無任而法責成之也
唯陛下力取其所長棄其短久任而責成之也
成營田平準均輸之法始可陛下而求諸已而應
時序災疹不生動植遂性臣願陛下而求諸已而應
以秦則凡一十七級然臣以為紀綱先振然後始可
得而定其等也昔唐之肅宗當干戈多難之際朝廷

之勢日以委靡爵賞濫冒莫此為甚大將軍若身終
易一醉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於紀綱之不振而
然也唯上之紀綱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覬覦之心
以邀其上而上之人不得而不與此武功所以濫冒
也然則今日之事蓋亦取鑒於肅宗而先振其紀綱
乎府衛之制在隋則凡十二衛在唐則凡十六衛然
臣以為亦必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參其制也昔
唐之明皇承宴安太平之後苟且偷安昧於遠圖政
今日弛法度日隳諸衛之兵復以貧弱百姓苦之而
張說始獻曠騎之議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紀綱之不

振

而然也唯其上之人紀綱日以不振廢而不舉弊而不修此府衛所以敗壞也然則今日之事又盍亦取鑒於明皇而先振其紀綱乎凡此數者考之於古驗之于今以臣觀之莫不可行而其所以行之則在陛下正其心術明於任使而振其紀綱為耳古人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治人無治法者凡以此也唯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四時序災沴不生動植遂性臣願陛下反求諸已而應天以實可也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臣願陛下反求諸已而動民以行可也臣聞之詩曰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言聖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顛沛造次不遺於仁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爾大抵天道雖至高而下雖至遠而迓雖至神而明人君一念一慮之失則足以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之善則足以同天地之德善惡之應速于桴鼓臣切觀今歲之夏甘雨愆候陛下焦心勞思上惧天戒下憂民瘼不忘於食息之間既而膏澤繼降不出於旬日之內蓋以陛下誠有惓惓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因前日之所已

為而推今日之未為者擴而充之則天意昭格將保
祐宋祚於千萬年矣昔孟子以齊宣王有愛牛之心
且曰是心足以王矣况陛下如天地之大雅此以往
其何所不至乎此應天以寔之效也惟陛下力行之
爾臣聞得十人之心者可以將十人得百人之心者
可以將百人得千萬人之心者可以將千萬人今陛
下將大有為於天下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
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權勢不可得
而脅唯人主力於為善勤於進德唯^始足以服其心爾
昔宣王承厲王之烈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終能復

文武之境士者以其所以躬行於上者能服天下之
心也故序詩者稱之曰側身修行天下喜于王化復
行蓋方其側身修行而天下之人固已昏慶知王化
復行矣此民心所以歸也光武初入閩馮異送之曰
當行人所不能為者光武於是手招徠俊又屈已從
諫鄧禹之徒聞風慕義裹糧而歸相與扶持協贊以
成再造之業陛下誠能体二君之所為使聖德日新
昭著天下則民之不幸而陷於虜賊將日夕引領而
望王師之來蘇惟恐其後况吾東南之民安有不協
心以為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爾臣切見陛下臨

政顧治當宁太息不以臣等愚淺幸賜誘進而以治
道為問仰慕先聖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
歷年之宿弊而欲行昔人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
之意下欲收黎庶之情臣慮深遠規模廣大皆非愚
臣所能及竊恭捧問目沉吟久之不知所對周思歷美
以為今日之事惟陛下可以為他人皆莫能為也
故因大問之及而輒求所以反求諸已之道誠不敢
務為多言以上惑臣聽臣不知陛下之意將以今日
之事責之於誰即將責之大臣陛下即位以來大臣
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告廷庭之命以某為有道

以某為有德陛下何自而得之以為賢邪而中興之
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為之意
果能無愧於前王乎苟為不然則所謂大臣者雖負
經綸之方且畏懼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且持祿
而保寵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蕪聞也將責之臣諫陛下
下即位以來臣諫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也則訓誥
之詞以某為正直以某為謬諤陛下又何自而得之
以為賢邪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
下亦思大有為之意果能無愧於前王乎苟為不然
則所謂臣諫者有懷忠徇國之心方且待信而後諫

而其不賢者又且希旨以求進矣是無感乎治效之
獲聞也抑將望之四方之賢才耶陛下即位以來所
以招徠而用之者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或得
之衆論或得之薦舉或朝奏而暮召或一歲而九遷
陛下有何所見而然也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
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思亦大有為之意果能無
愧於前王乎苟為不然則天下之士其賢者方且奉
身而求退而不賢者徃旅進而旅退患得而患失
阿諛諂佞無所不至矣是無感乎治效之獲聞也以
此言之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為之而已矣苟能反

而求之勤而行之奮然先有以自立則智者願效其
謀勇者樂效其死舉天下之大唯陛下所欲將無不
可者矣不然則群臣雖有伊呂稷契亦安能為陛下
計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力行反求諸已之道也臣不
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實萬世無疆之休臣謹對

咸豐六年十一月朔依

武英殿本手校一過

常熟翁心存

汪文定公集卷二

奏議三首

輻對論和戎失計及群臣阿蔽劄子

紹興八年九月

應另行低
二格
殿本作輪對
論和議異議
疏

臣伏見日者虜使在廷中外洵朝廷之上號令紛
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踈
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
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
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之相蒙之可畏正
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
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成也或不能
久臣獨以為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借之

兵而結為兄弟又為昏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遷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以謂虜人有悔過效順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為信也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詣虜廷是必有詭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又聞虜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齷然以與

我和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臣謂虜使既去所宜申戒執事交修庶政陰飭邊吏厚為守備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賞帥臣動色相賀以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患異議者之不己也大則竄遂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嘿以自固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于

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其非乎導人使諫猶恐不至况拒之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泛出孟子曰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諛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胆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慮已泛衆常恐下情之不盡也兢

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於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為仇人役哉取進止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

即上 紹興三十一年樞吏部侍

殿本無前三行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比來久雨有傷蚕麥及盜賊間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各以已見實封聞奏者臣愚不肖陛下過意使備侍從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勞圖治之時而臣曾無片言補助萬一竊位素餐死有餘罪今者陛下祇畏天戒惟懷永圖親發德音賜以清問臣猶不言罪益大矣謹昧死

上愚對所謂消弭災異之術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
之所在有可得而見者夫天地與人均一氣爾上下
流通初無間斷故天地之災祥與人之善惡常往來
相應而無窮聖人以人配天地而謂之三才且曰人
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於五官宜然若不相為用然疾
病之作其必蘊積于內者既久然後一旦發見於外
善醫者察脉觀色知其所從來治其內而外症去矣
今者淫雨過節物被其害是病之發見於外者也豈
非腹心之間或有所疾痛而不寧者乎或有所鬱塞
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見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

淫雨殿本
作淫而非

痛則莫若卹民力欲解其鬱塞則莫若通下情何謂
卹民力臣聞國之所恃以為本者民也民之所恃以
為命者財也取於民者過制則民失其所以為命矣
臣竊考之古今財賦所入名色猥衆未有如今日之
甚者昔漢至武帝始有鹽鐵權酤之法唐至德宗始
有兩稅推茶之法當時議者紛然以為民害後世既
已兼而用之矣蓋唐之物初其取於民者曰租曰庸曰
調天寶以後軍旅數起凡非法賦歛如急備供軍折
估宣索進奏之類後皆收入兩稅以為常賦今之兩
稅是也則賦歛之重至於兩稅極矣不可以有加矣

殿本無兩字

所謂茶稅者其初所得僅四十萬緡而已亦甚非今日比也今江浙州縣財賦名色臣之可得而見者曰經制曰總^制曰糴本曰僧道免丁曰州郡寬剩曰大軍月椿曰和買折帛名為不取於民而其寔陰奪民利名為漕司移用而其寔責辦於州縣名為州郡之餘而其寔不足名為與之以本錢而其寔無有陛下試詔有司以此數者校之往昔其所增加又不知幾倍也至於州郡空虛諸所誅求又有未易數者如春冬軍衣錢昔之出於官庫者今則歛之民矣軍器物料謂之和市者今則不復與之直矣茶引所以通商今

今則費用不售不等級而使之輸錢也雖有廉平之吏違冒法禁而不暇恤雖有嚴明之監司知州縣之無可奈何而不復問况又有臣所不能盡見者陛下以此推之則今日之民力蓋可知矣夫取於民者如此其多則宜其財聚于上而不可勝用矣而戶部之用度乃常患其不足其故何哉此中外之所以疑焉而不得其說也臣竊以為國計之重民事之煩要須通知其本末源流然後可以為之制節唐元和間宰相李吉甫始為國計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皆嘗為會計錄元豐間又為中書備對今宜依倣其書

為紹興會計錄使天下財賦之出入皆可得而究見
然後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以相參較其浮冗之費
有溢於舊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合衆人之議酌時
勢之宜可罷也者罷之可減者減之視其所省者幾何
然後財賦之所入其害民之甚者可以次第而議矣
如經制總制未能遽罷勿拘以一定之額可也如和
買折帛未能遽罷裁損其倍取之價可也觸類而推
不一而足庶幾困敝之民猶可以少蘇不然則日削
月朘未知其所終極陛下雖惻怛於上降丁寧之詔
立煩悉之法初無益於民病也昔仁宗皇帝即位之

初翰林學士李諮言兩邊寢兵二十餘年而邊餽如
故他用寢廣宜裁損浮冗費以寬厚歛於是詔近臣
同議以景德較天禧計所省得什三其後西夏用兵
御史中丞賈昌朝建請度經費省諸不急詔近臣
議之歲省緡錢百萬及夏人請盟樞密副使龐籍言
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太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仁宗
從之所省逾半籍又以近世兵多而不精故國用困
竭與中書合議大加簡閱凡省八萬餘人三司糧賜
始有餘矣此皆祖宗已行之事也雖然節用之愛民
理固然矣此特道其常爾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

今名為兵革不用而百姓猶不免於用敵有如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其將何以給之乎恭惟太祖皇帝創
制內藏當時年定儲亂親祀郊丘所費臣萬皆出於
內而民不知真宗皇帝詔近臣作記以述祖宗愛民
力之意且謂宰臣曰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
也特外廷不知耳自是累朝或以師旅或以水旱輒
發內庫錢以賜三司此亦祖宗已行之事也惟陛下
以祖宗之心為心則仁政可得而行矣何謂通下情
臣聞言路廣然後下情通凡自古明君所以求言納
諫與夫祖宗所以貽謀垂俗者陛下既已知之而又

躬行之矣臣不敢廣引以煩聖聽頃者臣下進見陛
下每諭以言雖切直或有過當皆能容納仰見陛下
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盡也既而秦檜用事專權自
恣惡天下之議已而陛下得聞之也乃始刑嚴峻罰
以箝天下之口詞色之間稍涉疑似進退之際或被
顧盼輒皆有不測之禍長告訐之俗而親戚為仇起
羅織之獄而道路以刃且不自保導諛成風稱之者
以為圣人尊之者以為恩父凡投匭之章造庭之策
不謀而合歸美於一德元老至于輪當面對者託疾
而丐免奏事殿上者皇遽而風退至問所及則恐懼

而不敢對風旨所至則迂延而不敢行四方餽獻畢
集於相府而尚方無所有也郡國便宜取稟於三省
而九重不之聞也當此之時中外人情為倚如哉原
檜之所以至此者彼其為說必不自以為拒諫也以
為不如是則國論不一君上不尊由今觀之豈其然
乎陛下奮發英斷一新政化天下之人始得拭目引領以
瞻天日之光招徠多士不聞新舊開納衆論不遺疏
遠德意至渥也然而士風頽敝非一朝夕非大有以
矯正而振起之未易變也奈何議論之臣不能廣推
聖德明示中外及假秦檜之餘術以艱梗言路摧沮

士氣陛下因星變而求言彼則曰恐姦人以天變為
幸也大理少卿論及刑法彼則曰不當言而言是犯
分也凡士之獻言者固未必其心迹相應也然而有
言則受之有善則行之豈必問其他哉今或逆探其
隱伏之情或追究其平素之行或指以為好名或目
以為好異此等說行雖不必加以刑罰而士止於千
里之外矣昔公孫成諫田文而得寶於外文表而出
以勸來者司馬光以為文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
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况盡忠無私以事其
上乎然則何必逆探其隱伏之情也裴矩佞於隋而

忠於唐司馬光以為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
聞直言則佞化為忠然則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
慶歷間諫官包拯上言大臣顛政惡才能之士有所
開建則議其近名夫群下雖衆然有志于國家者甚
少其能處心積慮圖補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則是
志士仁人終無以施矣則夫指之以為好名者是不
欲其為善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嬰
謂和與同異則無目之以為好異者是欲其為同也
伏望陛下戒權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說之為邪察今
日風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覽士大夫是非之論

而斷之以理進用忠謹斥遠諛佞使天下知好惡所
在則中人以下皆化而為忠矣其或狂妄而不知大
體迂闊而不適於用亦置之而已勿輕加以罪也如
此則民庶之疾苦臣下之情偽庶政之闕失皆畢陳
於陛下之前又孰有鬱塞而不伸之嘆哉至於防守
盜賊之策臣竊以為今日之計內之所以立國外之
所以備患難雖日時巡江左而規模事体寔與六朝不
同民心愛戴有死無二立國之勢賴以為固此則非
六朝之所敢望也邊境之上經理防察常若寇至此
則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六朝之君徃

乘時崛起初無積累之業其繼承統緒號為中興者特東晉而已方元帝徙鎮建康居月餘吳人莫有至者假王導兄弟為之重引顧榮賀循為之先然後人稍歸附既而王敦蘓峻祖約相繼稱兵宗社危疑不絕如綫重之以桓溫父子而國非其國矣恭惟陛下總戎河朔四方聞風雲合響應竭蹙奔走唯恐居後上下有常分中外無異志分聞之重臣握兵之大將尺一號召則朝聞命夕引道是豈東晉所敢望哉然而勉就和好確守信約城郭不修器械不備堠障不立烽燧不設樵悴之民襁負繫道而不之納也閒

曠之土莽蒼極目而未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弛備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內患將不能以一朝居然則民心之為邦本大矣故臣區區前說以卹民力通下情為先務蓋所以繫斯民之心使之固結而不解也雖然六朝之所以備患又安可忽而不講哉大抵國於江左必保兩淮必據上流然孫氏之吳未嘗有淮南尺地也亦僅足以自守魏武兵至瓜步則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於上流之地萬一敵據之則鮮有不得志者蓋其順流而下通行無累若高屋建瓴而莫之禦也今建業地濶營之相望外論頗以為得

其人矣而上流之倫尚有可慮者兵志曰以一擊十
莫善於既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
襄陽之地平原廣野非有險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
今兵實不足此其可慮者一也與士卒同甘苦然後
可與之同死生今田師中刻剝其下而奴虜使之平
居無事籍一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長乎此其可
慮者二也捉募行旅以補軍籍至有斷截_肢支_體以求
免者人情可見矣其可敵而使用命乎此其可慮者
三也夫貴極富溢而能以立功圖報為志此豪杰之
士也唐杜牧論用兵之弊以為爵命極矣田宮廣矣

殿本無此四字

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苑勤於我哉今師

中不幾於是乎此其可慮者四也李道之於師中故
部曲也師中怒其去已予以羸卒而留其家貲夫兩
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應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此
其可慮者五也凡此數事皆人所共知而竊以為憂
者獨未聞執事者有所措畫豈其知兩淮之重而不
知上流之為尤重乎陛下誠留意於此使將足以用
其兵足以為將之用形勢相接聲氣益振至于疆
場之事據險要遠斥堠遣間諜察奸偽諸如此類皆
可以付之其人而聽其所為惟是備禦大計所當有

一定之說者願陛下密詔諸將悉意條具使議臣參
訂其可否有未盡者徃復詰難然後斷自淵衷裁處
其當表裡相應戮力而行之非若率爾嘗試而僥倖
其或成者也昔趙克國上也田奏宣帝輒下公卿議
諸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五竄然後什八於是
始詔報從之慶曆中經畫西事亦詔帥臣議攻守二
策以上而裁擇焉近世以來舉事興為議論不一政
令數改是以玩歲愒日迄無所成使其審之於初奠
而後蒞豈復有紛紛之患乎凡臣之所欲言者既已
陳其大槩矣而憊之誠猶有不能已者敢遂言之

今天下所望以為忠象純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
張浚是也而臣竊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致如不
及寸長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豈肯置之謫
籍耶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非必君而後知臣也
蓋其左右奉侍朝夕親近其志趣之所尚才力之所
能到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望想而傳說也
然則陛下之意其必有超然獨覽而非天下之所知
者矣雖然法正言于蜀先主曰天下有虛名而無寔
用者許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戶曉宜加崇重以
慰遠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於靖至於寔用之有無

惟陛下知之爾使其無也猶當以人望見重况其不止于靖耶夫用一人而可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則雖曰虛名乃所以為寔用也且臣聞人嘗過然後能改動心忍性然後增益其所不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改悟增益者止於陛下昔日之所知耶其亦有未易知邪古之聖人不以己之獨智而廢衆人之^論不以人之青而掩終身之善每以知人為難者益於在此惟陛下加察焉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禦戎以自治為上策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而不得

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有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

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苟捨其本而
訊其末則雖千萬言汔無益也戰國之際不多故矣
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橫奔走旁午天下為之騷然
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孟軻居其間獨曰蓋亦反其本
矣軻之反本則牧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蓋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
牧之說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
則自治之外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為上策而又有中
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軻則
不然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詩云天造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誰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
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夷
狄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
為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
所謂修其本而末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

汪文定公集卷三

奏議六首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三日

殿本無此三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以防秋
不遠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待從
各以所見條具聞奏者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惡殄滅
虜酋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甚勤篤陛下方且
不自暇逸而預為防秋之備不自聖賢而博盡群臣
之謀天下幸甚蓋自近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為虜
酋寬厚能得衆者或以為懦弱不立者或以為急於

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為彼方厚立賞格以勸
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
以為河朔群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昔
漢光武初定天下減宮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
失光武答以北狄尚強而屯田儆備傳聞之事常多
失實古今通患實在於此要之為國者不當問夷狄
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東晉之季苻堅以百萬之師
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晉人
凜凜有吾其左衽之嘆至於淝水之戰虜衆奔潰者
尾不知卒以亡國然則夷狄雖盛未足為中國患也

晉之謀臣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
得兗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顧慮以謝安
之勲勞猶不見容而道之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
不振皆有此始然則彼夷雖衰未必為中國福也臣
故曰不當問夷狄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今詔旨
以足食足兵為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言
足食之說昔人以為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
盛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征
伐四夷窮極奢侈於是有益鐵酒酤之禁昭帝即位
一切罷之至於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

殿本節征伐四
車四字

說盡取軍興以來暴飲橫賦合而為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權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為善權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總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饗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正元八年權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於今日財利尚能有所增加否乎至於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

寬剩曰大軍月椿曰贍軍酒息曰糴本總其所得又什倍於兩稅而不起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無經旬之儲至於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為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貫朽粟陳以武帝寵天下才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權酷錢九十萬既三年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孔戡節度嶺南盡除他名之稅免屬州逋負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與且由此

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於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為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為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於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用日以增廣因循寢久遂為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別

乎尺籍之偽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多出於希功徼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足於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陝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為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况其事行之初議者固疑其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與為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於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兵利害反覆詳盡庶幾無輕舉妄動之失矣雖然

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於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其頒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供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於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輒敢會問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覩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

出於天性宮掖使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者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為樂哉比以戎事暴露備邊犒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為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其間或過為豐厚而失於樽節出納之際或為寬縱而失於考察襍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於上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亘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蓋有之矣願陛下推其

夷下十五
原分裂夷狄自相攻擊故邊境僅得以少寬而安故
字殿本節

所為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
新人心悅服而實惠及于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
祭祀也至于當損之時則二簋可用享况於匪頒好
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人心為安
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隕無二尤見於
艱難之時陛下誠以東晉觀之方晉之困于江左中
內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
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温也温既死而王恭
高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而盧循徐道覆相

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姦邪得以肆行
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夷虜之禍甚於東魯晉然而
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叛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死
響應之助強悍之將不能以使其下之為非暴虐之
虜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固結
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与扶持扞蔽以至今日豈曰
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令謂曰以為繭絲
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既而
智伯攻晉陽決水灌之沉灶產蛙民無叛志凡今日
之所以取諸民者臣已具陳於前矣願陛下思民心

所繫之甚重閱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賑救惟
在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歛之不得已
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藉息則其為
國家之保障者豈有已哉臣請言足兵之說昔陸贄
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將非其人者兵虽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為用兵不足恃与無兵同將不為用与死將同
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也至和中朝廷招
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為材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
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

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
之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
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番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
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為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
病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
爵厚祿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
勵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為^紅匠或毆
之以為商賈或抑之以為僕廁之役既^虐使之以不
當為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
不可用也已而虜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決辰

多字不誤殿
本改作功非是

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踐幾遍方且恬不思憚恣為誕
辭詭計頡頏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
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
能無詞况於或罰之或賞之手故其免於罪而蒙賞
者不知愧作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
甚陛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遠以資其刻剝之計至於
怨讟並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勳以
數萬唐李勣平淮西奏請將佐以下官凡百五十員
憲宗謂裴度曰勣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

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較之今日之事無
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
或陰為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執而不行不知一
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
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用
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
修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
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
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
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反謂賊所破者則此病

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身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
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
後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
功可躋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
欲減省之蓋勝敗在將不在兵、多而冗不若少而
精也臣願陛下內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為在已奮發
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於異說之私賞善
罰惡無偏無党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洒心易
慮以聽陛下所為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
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明

技藝必精心毒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
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顧
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取其半以
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嘗蒞諸郡弓
弩手什之七矣疆之使行驚擾狼顧州郡有調發之
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虜使之初不
藉以為戰鬥之地也大敵在前何常得一夫之力且
所謂正兵者技止於此况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
者夫盜賊之作常生于細徽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
於大軍而追胥討捕防護鄉井蓋所以銷患於未萌

也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璜皆以為不可及永寧
以后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既
取所謂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募諸縣尉司弓手
以守禦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抽差編戶以代弓手之
乏貪猾之吏黃緣為奸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
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沛人
情而行之則有挾山超海之難故圣主之政山者不
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
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于縣之巡
捕者則執役於州之守衛者則分隸於諸軍豈所

以為順哉議者患州縣之空虚也則請各置四隅之
官而以其土人為之強宗富室平日扶其財力以武
斷於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怨
有甚於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即寢罷蓋凡所以
開合動搖至於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迄不得
其道理者皆起於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令選
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
熟慮於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於無備
田里不至於重擾則州縣安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
下臨政願治于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願以

不足為憂凡在臣子孰不皇恐臣竊以為自古人君
當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為治者要必
以至誠為本以力行為要不尚虛文專取寔效用其
人必責以功聽其言必驗其事使欺偽者有所不敢
為而忠臣冢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
為之事矣詩云秉心塞淵騏駝三千又曰思無邪思
馬斯徂夫馬之蕃息何與於人君之心思蓋物無小
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於外也必苟
簡所用之人其應於上也必滅裂又安能還至而有
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現今之

風俗大率以欺因為尚夔路帥臣訓練精兵二萬及
監司核寔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
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為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
為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
而乃以六萬為羨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豈不以為
罪或又從而賞之亦何憚而不為欺罔乎此風不革
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臣也不勝
惓惓獻其愚衷惟陛下裁赦幸甚

除敷文閣待制與朱熹自代狀 隆興元年

准令諸侍從官受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覩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朱熹志尚宏遠
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為本不事華藻而以
躬行為用尊其所聞充養益厚奉以代臣寔允公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隆興元年三月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
雖率尔以對卒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
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繫乎人君之
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義與利而
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為人臣則盡心戮力而无所
避直言正論而无所隱凡義之所當為雖死生禍福

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
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凶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
慢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
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
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辨別
之者蓋順從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
則多與廉靜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為愛憎
以愛憎為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矣恭唯陛下明智
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群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於
聖鑒矣然而風俗犹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

於取人不覩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
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
信誠慤之心行之犹懼不濟况付之於無行之人手
欺罔以售其說刻剝以營其私盖將無所不至矣而
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覩其行之弊也今有
言曰某利可與其功可就往之進之以爵祿予之以
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寔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
罪而爵祿事權復之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
之弊也夫不覩其行則頑鈍者无所愧耻不覈其實
則誕謾者无所忌憚是毆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

其積寢久其流寢遠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陛下為
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之辨
特留圣意獎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
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輕躁前後反復者
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
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為善所得者皆寔
才所行者皆寔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
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濶劄子隆興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濶盖自昔人君

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生
今陛下省覽庶務不舍晝夜非有所佚豫也延臣接
下不間踈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
暇於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
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成而省之於已則可以致
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於今則可以得時
措之宜漢光武唐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与其臣
下講論經理徃之夜分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為
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隻日亦詔
侍臣講讀足以為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

幸甚取進止

論愛民六事劄子乾道五年

劄子殿本作疏

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為於天下雖酬酢事變不一
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為本蓋天視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
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
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
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下為之
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
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闢土地朝秦

楚蒞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為
求若所欲盡心力為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
則在於及其本養其民而已矣夫以天下並事詎謀奇
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養民之
說不幾於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為迂闊
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言
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之言
曰願大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天秦天下
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
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與者在德厚薄以不地大小

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
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於
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於詞令見於政事勤、懇、
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
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
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
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
人久任其或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
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

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悖民受其弊當在於此故昔人以謂康濟小民以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其三曰權貨之利今皆數倍于前代州果或科歛以取辦雖未能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果費用比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徃々刻剝進獻頃雜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陛下必出行紕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糶糧儲繕修器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无使州果于百姓重賦之外復有此等陪_賠或更並緣肆為

殿本無賊字

姦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為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賊而適以為盜也今雖以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束州果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歛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繫斯民之休戚為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由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罷_施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為一則為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取進止

授端明殿學士_舉查_查自代狀

右臣伏觀其官查籒稽古之學可施於今應安之才
皆適於義奉使入蜀躋涉七年隨事便民為國固本
使在要近裨益必多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汪文定公集卷三

汪文定公集卷四

內制十四首

除李顯忠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上將
軍封食寶封如故制

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
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
於閒地肆頒新渥靡限舊章隨州觀察使提舉台州
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寶封一
千二百戶李顯忠挺志堅剛稟資驍銳生知大義既
用是以變夷蕃奏膚功期捐軀而狗國頃者成師以

出惟敵是求方志馳於伊吾乃威損於柁邑勉泛德
典以塞輿言然而折馘執俘之云戮力動心忍性抑
又累年矧群材之彙征豈一青而獨棄粵自國朝之
制凡厥將帥之臣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
守昔鮮聞於並授今特出於異恩內以增輦轂之嚴
外以為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手與人之
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其武之服爾其徃英衛之善
兵肇敏戎功對揚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
吾衛上將軍封食寶封如故主者施行

郭振特授武泰軍節度使進封建康郡開國侯

加食邑寶封餘如故制

朕總覽考士勲寧四方干城斯民寔資勁武之畧注
意於將尤在安平之時雖名器之是嚴苟勲勞而必
報眷乃宿望條其外康歷年滋多宣力靡卽矧來朝
有錫命之禮而考績有涉明之文其序進於元戎肆
庭揚于大號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奉國軍承宣
使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廬州軍州
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充淮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武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
戶食寶封一百戶郭振勇鷙而好義沉潛而善謀慷

慨風流家承氣俗之習竒寵福艾天賦功名之資頃
提偏師堅守孤壘厲士卒奮盈之氣摧寇戎遠闢之
鋒既任屬之寔隆每勤勞之不懈肅轅門于建業開
帥府於合肥紀律堅明恩威敷洽盡忠以衛上之義
得悅以使人之方有傲其成不愆于素復念轉輸之
費欲圖久駐之基萬人留田三事就緒凡茲為國以
遠慮皆匪便文而自營朕嘉其用心倚以為重惟名
實之宜稱庶事功之可成俾建節於黔中以增雄於
閩外封侯之舉行食之封併舉異恩遠觀來效於乎
不顯六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誰云克國之老

往祇朕命克壯爾猷可特授武泰軍節度使依前侍
衛親軍馬軍都指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兼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淮南西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進封建
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寔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賜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敕俊卿、脩身齊家允蹈先圣之季持正應變兼有
昔人之長調肅萬機康濟群物既自任以重必克成
厥終惟進涉於宰司蓋南踰於期月若乃富强之業
未集陰陽之氣未和方當恐懼修省之時正需輔翼

弥缝之助胡為自列乃欲告歸昔成湯聖人實賴一德孔手為政尚云三年其盡弼諧之誠益固持久之效所請宜不允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奏劄子云非不欲宣力左右初終如一

教允文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茲注意惟以仰成曾坐席之未溫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于至懷尚存陳於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為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勉安厥位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賜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畀外祠不允詔

勅良祐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逖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然頓畏引避而不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殆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嘗任言責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邪傳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惧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賜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

前二行半
殿本無

祐乞許奉祠或州郡差遣不允詔

敦良祐省所奉劄子叨竊過分怨謗乘之竊恐悔尤

日積他時重費保全欲望許臣奉祠或與臣州郡差

遣事具悉卿素以孝識簡子朕懷發舒謀猷啟歷華

要方益觀於遠業乃祈去於周行已喻至懷猶伸前

請仰不愧俯不作奚慮怨謗之乘言有物行有常豈

復悔尤之積尚體茲義其安爾居所請宜不允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

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安撫使

恩命不允詔

敦吳拱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人德之

如甘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廉潔是

以士尤樂為之用乃者即其駐軍之地付以牧守之

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因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

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不允

賜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

允詔

敦景夏朕聞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貪

賢而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逸而已哉

惟助成正德顯越尹人祇辟卿其欽服朕命勉盡此

義所請宜不免

賜新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知紹興

軍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加食寶封史浩辭

免恩命乞許仍舊秩改奉外祠不允詔

教史浩卿入相初改為甘盤舊季之臣出殿大邦蓋

為穴神皋之地歲勤再閱氓俗決和肆稽進律之文

特奉久虛之典而乃謂私養之未便欲力辭而言歸

惟昔人臣勤於王事不遑將母是用作歌今卿定省

庭常如一日顧瞻御堂寔在四封常何異於家居

其即膺於朕命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

介乞除宮觀不允詔

教沈介卿以盡護諸將之畧而鎮拊湖湘以特立累

朝之節而表率郡國蓋其有本如是固已不令而行

期年于茲治效為最而乃游陳奏牘力丐奉祠重念

遠民方依善政其綏厥位毋棄爾成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

為招到三衛軍兵並皆少壯及等不擾而辦

獎諭詔

教沈介朕常患今之郡縣有所興為往、騷然煩費

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邪卿任分閩之重
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
助初不以一毫擾民而道路云遠揆糧畢具又未嘗
仰給大衆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

吳芾乞許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敕吳芾卿回翔禁塗望實益劭鎮拊撫方面恩威一新

願款於未至之年求遂其知止之計意雖甚切義不

可從尚体朕懷勉祇厥服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成都潼川府夔州

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辭

免恩命不允詔

敕公武朕惟祖宗時其自待制除守成都者往進

直學士之職以遣之矧卿服在禁塗蔚為宿望任四

路兵民之寄積二年鎮拊撫之勞乃今進職蓋云晚矣

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賜敷文閣待制制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劉章辭免

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敕劉章故舊之義所以厚民風老成之人所以重國
典惟茲二者卿實兼之名置貳卿典司三禮卑以自

劉章上十四字
殿本與

牧雖陳引避之辭直哉惟清其思選任之意所請宜不允

策問一首

試林光朝館職策問 乾道五年七月十日

問帝王之功莫大於用人蓋必知其人矣然後可得而用也皋陶之謨周公之立政其知皆在於知人此固萬安不易之理也為天下國家者豈不欲得如皋陶所謂九德周公所謂三俊而列于庶位以收用人之效哉患在天端竅真偽凌雜賢亂莫知其孰為可用也然則知人必有道矣皋陶周公之書其反復曲

折殆亦詳矣獨不曰如之何其知人也豈其不可言邪仰亦有所未盡邪世之欲取聖人之言以為致治之成法者其將何以為準邪則又即孔子所嘗言者而參之夫言行未必相應也毀譽好惡未必皆可信也人之難知此其大槩也今也聽其言則觀其行有所言則有所試衆好之則察焉衆惡之則察焉若是者亦足以知之矣然觀之試之察之乃能有所別白而得其是非之實又豈易哉問公于有夏則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湯則曰克用三宅三俊文武則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聖人而優為之固

其宜矣而禹乃曰知人之哲惟帝其難之豈克所有
不能哉道至於聖人而猶有二邪此皆學士大夫所
當講究而推明也其詳言之

汪文定公集卷五

記

守正觀養二齋記

方耕道謂某曰吾聞諸中書呂公公聞諸其先友曰
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吾退而名所居
之二室曰守正曰觀養將朝於斯夕於斯從事於斯
以毋忘呂公賜也願子為我記之耕道抗邁之氣閨
門雍睦之行出處之節其過絕人者甚衆今無乃視
鄉所有為未足與是非邪正所在有心者所同知也
然而以衆人之所知而世之君子有不能行平日之

所耻一朝有安行而不疑者夫以口耳之學血氣之
知以當利害之變何止於杯水救輿薪之火也是以
紛紛叢脞莫能相尚能於此不能於彼勉強於所易
失之於所難或僅能扶持至於來路不復自振要未
可以一節為定論也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後世觀之能
不戚於貧賤而失措於死生之際者有之矣孔孟
之言亦阿所好邪意顏子所謂不改其樂必有不苟
然者矣晞顏之人所當考也然則士之有為有守而
不出於存養之功難矣哉此宜呂公所以有望於耕

道而耕道之所以不可已也所謂過絕人者將在此
而不在彼矣某不肖廼者亦幸有聞於呂公思未之
能行今又幸而聞耕道之風庶幾取之則不遠也抑
吾黨之士又有從而興起者焉是以為之記而不敢
辭

豹隱堂記

東萊呂君時叙紹興十五年丞於武義縣冬十二月
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於廳之西未旬月而
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習講聚道義于其間縣人有請
者曰澤其衣毛以成文章者豹也蓋君子豹變盍以

豹隱名是堂乎時叙以為然而屬某為之記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飲閱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於心而安措于身而宜發為英華流為潤澤而有不可掩者也非外此而又有所謂文也自孔子之前聖賢之說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而立而並言者單軍襄公曰文去質文去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此文似而質非者凌雜于君子之間而莫能辨也於是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二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質一而

殿本無此字

或上殿本有名二字或至於偏勝者疑非聖人之言蓋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失敏而好學不耻下問自後世觀之是為質邪文邪蓋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况又至于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于正為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叙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衆言之是非若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孰能禦之者與故予因斯堂之為是名也而歷道學術之所以然以告方來使知呂氏所謂文章者蓋

如此時叙名大倫治先名大器者其兄也先升名大
猷逢吉名大同者其弟也

潛齋記

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視之而能見聽之而能聞
者誰與八荒之外數千里之遠鬼神之茫昧也耳目
之所不及也而思之則得索之則參列於吾前者又
誰與論至於此非天下至神有不足以名之矣故楊
子曰神在所潛而已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此聖賢與
衆人之所同亦未始有古今之異也然而文章事業
邈不相及者吾當求其故矣三代以上學者以知道

為先泛觀博取而究其終極凡天下之物莫非為吾
之資至於浸潤厭厭豁然開朗卓然獨立而自得諸

我則天下之物亦莫非為我之用措之於身而安施
之於天下國家而宜感格天地發育萬物皆自然之
符而無待於外者蓋有其本矣後世之士有志于學
者推尋文義于毫釐之間謹守法度於造次之際亦
可謂強學力行矣而知之者實未至也故明于春秋
而災異之說得以惑恬于勢利而死生之變得以驚
況其下者乎此古今季術之異不可以不辨也建安
陳德汶溫粹謹潔攷焉以問學為事取揚子所謂

者名其居之室曰潛而訊其說于僕焉夫所謂神心者猶曰天之高地之厚耳要當知其所以然者孟子曰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知之者未至則安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所以為高明廣大者哉故願於此致志焉居是室也必有非昔之隱几者矣

平政橋記

水自玉山歷信州而西州之南有浮橋焉歲月寢久
投鐔柄柱脫傾歌動搖行者喘焉夫徒杠輿梁之不設而民以病涉此其害之可見者至于有其具而不

足恃則有不可測知之害此仁人之所隱而為政者不可緩也今奉議郎趙侯汝愚子直自著作佐郎來領州事惻然念之顧以比年費用日增校之異時相倍蓰而不翅左支右吾殆不暇給惟是樽縮浮濫檢柅欺隱銖積寸累久之得錢三百萬緡而贏於是撤舊橋而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夷塗父老嗟嘆前所未嘗觀也其下流曰三港蓋永豐之水北行又西南湊集于此而閩人所從往來之津也舊以舟渡至是收其餘材亦創為浮梁以易之淳熙元年九月丙申始作閱六旬而成其市材僦工率為平賈謹視出納

殿李無繆字

無稽留峻刻之弊民之與官為市為役者如私家然
自初聚糧以至訖事無一擾於民者春秋常事不書
凡土木之役不時害義固非其常矣至于難得其時
雖當于義亦謹而書之益以用力為重也况能于艱
難傾側偏仄之中委曲經畫纖悉備至未嘗勞民之力而
能以草蕪除害以春秋之法言之則其於凡例之外
變文以示義宜何如顧余不足及此也特記其事而已

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福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

防故殿本
作始

則祀之此蓋不易之彝典也王山東嶽之行祠舊創
於普寧寺之西紹興癸亥相攸卜食得爽塏妨猷闢
而壯麗之侑嶽秩祀之神莫盛於張王初廟食湖湘
迤濱江右施及玉山然封爵同而名諱異或者疑焉
按唐忠義傳張巡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
三十六人史佚王姓名邈無及索後江西憲使方師
尹撰弋陽行祠記云曩效官京口觀淮陰棄指亭記
論王始末甚有條理迺知王諱扈家于滑之白馬安
祿山之亂巡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得南霁
雲為將王與厚原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

一指誓信軍中為之驚駭出涕偕還且射浮圖矢中
磚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
曰吾得請於帝令輔南嶽為司錄事出乘輕車迅捷
如飛掌察人間善惡其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
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雷之震蓋其德也然則王之
膺帝令以輔南嶽不獨表之于三十六人之中而聲
靈顯赫且綿之于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先是
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
寺詩一水悠悠書百粵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
寒春月及日江天雨打蓬漂泊漸捲青草外鄉關誰

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漢燈出葦叢其文
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袖舉金鉞以擊不平死
身睢陽氣勁力銳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霽雲寶讚
嘆之霽雲之勇壯王寶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巢寇
傲擾衡民乞靈于王寇過來江過鸞履者皆巨足詢
其故曰吾州兵屨也俄有寇見偉人高牙大纛躍皆
丈餘寇褫魄卻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
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於唐也生為精忠之臣
歿被盛德之庇如潭如却如柳如椽如撫如南安建
昌所至靈應廟貌翬飛不可縷數賜額昭烈則自政

和乙巳始也後南安查仲正等捐金塑像名曰取命
案崇奉經年紹興丁卯仲正夢王坐白馬揮金鞭而
神乃江東水絕處香火頓速移他所否則禍及茲土覺
遂識此語是歲春暮遠送神像并其侍從舟載沿江
漣而東下皆不叶至玉山始得卜窠邑士展官吏遠
迓奉安於邑之暖水三山實行嶽之佐也淳熙乙未春
南安張珉等十三人復辦供噐來獻以備歲時供奉
之需自是水旱盜疫無禱不應邦人咸殿本無此字賀輸財戮力
立祠于行嶽之東邊祠之前有泓泉漪潔凡有疾疫
謂飲即愈歲遇庚伏市民齋戒徼福辭曰牧瘟稍茹

葷腥擊毆無貸七月二十五日相傳為王誕遐邇雅
菴蒙恩戴惠者香花簫鼓肩摩踵接聞咽道途以答
神庥不但茲邑而已邑令陸翼年遂更名賜福案王
自政和至乾道累封八字是為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
王夫人累封四字是為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
忠義之士一點英氣磅礴穹窿生為國象柱石死則
凜凜在斗牛間王之忠義穎拔三十六人知其功史
佚其傳能無遺憾然棄指之亭碑可放異代之蒸嘗
不絕有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豈非王之名氏史雖
不錄而褒封廟祀不能不昭盛美以垂不朽殆天錄

之以報其忠和然則勤事定國禦菑捍患王無愧于古聖王之祀典矣茲廟遂成缺記顛末久老俾述其槩且以誌邦人被福之後雖然王之英靈剌澤回隨過而隨著也豈獨此邦而已哉因叙大畧且作詩使歌之以祀云玉山蒼々兮玉水清神馭來下兮衆心傾有秩斯祐兮昭聲靈沴息妖盪兮福群生五風十雨兮保秋成鼓腹終身兮樂昇平輸誠牲酒兮荐芳馨伐鼓坎々兮鳴鑼笙神貺無窮兮曲直亨歆報罔極兮搖心旌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系紹興間郡侯秘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考之圖志櫛乃從木故老相傳溪所多櫛木遂以得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今稱曰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嚙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原委則知前人創始未必不為經久計者自易木而石蓋嘗買田以為歲修之備立意回善作法非良迺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類圯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為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為緇徒蠶食之費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惠政而况因接崖猶存舊地撥沙取

石多有遺材他山可攻功亦易就量其所費眾謂得
五十餘券足以辦事郡方窮空無力議也於是以其
租歸於官存五之一以贍學橋道者姑輟已奉千緡俸
助之餘則於綱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
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違其責矣
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游君精敏而峻潔市
材僦工直與時平凡所經營一如私家未嘗毫髮擾
民不七旬而告工橋之址創者一修其半者二衡為
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為欄為楹悉完之費八千二
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

爭助成之余恨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
又惜夫諸大家有樂施之善而名不彰于後也故刻
之石以紀始末併以其姓氏附下方云

桐源書院記

桐源在貴溪縣南高氏之族唐時有諱寬仁者累官
至福建觀察使自後以詩書顯庸者代有其人今國
子監學錄可仰先生寬仁七世孫在家未時仕刻苦
學問作書院於所居之旁乃收召宗族及鄉人之子
弟教之因名曰桐源書院可仰出身科第授今職予
與先生同郡徵言于予以記書院創立之始夫三代

之時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俊造之士升子國
都者必皆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孝弟廉耻之行立仕
于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
之學爾今桐源書院高氏特以教其家與一鄉子弟
有古人閎塾之遺意且書院者讀書之處也凡人讀
書于書院人所共知讀書之處人未盡知也豈徒然
葺居廣廈明窓靜几之謂哉是心即書室也吾能潔
修神明之舍以讀吾書則論孟學庸之四書不在方
冊在吾丹府之中矣六經子史之旨趣不在篇簡在
吾靈臺之內矣咀其英華飲其膏馥其為用詎有涯

哉自古名賢巨儒讀書皆在於心故發揮為事業皆
本諸是心也今學錄先生歷官以來好學之心未嘗
有一日之倦其欲立功立德以圖不朽于世亦未必
不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也自茲以往高氏子孫讀
書於書院當以古聖賢心學自勉毋以詞章之學自
足他日有自此而達於郡邑上於國學赫然名聞于
四方則書院不為徒設矣書以鐫於石碑來者勉焉

序三首

陳忠肅公文集序

自荆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

其一出一時忠臣誼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為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槩可見也然其言不行身不用則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肝及復傾盡不遺餘力臣姦憤疾磨牙搥毒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推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為吾身而莫知孰為彼此也以死生為旦暮而莫知孰為禍福也至大至剛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為終始此豈苟然者昔孟子推原楊墨之害以為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夫見微而

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蔓衍徧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為一與夷狄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邪學者於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於天下國家者豈曰小補哉

楚數不深
殿本改作
楚語非是

古之學者非有意于為文也其于天下之義理講習
之明思索之精蘊積之富熟既已昭晰而無疑從容
而自得其發於文字言語也如指白黑如取諸左右
如楚人之為楚製齊人之為齊語亦不期然而然矣
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其明白純粹善美并具而
不可幾及也則掇拾其遺餘摹寫^其彷彿苦心焦思求
所以為之雖或近似而終非是也於是文為諸
儒倡者則曰文當以仁義詩書為本此雖異於世之
逐末者然其意則主于為文蓋亦未得其本也永豐
徐壽卿年少氣銳雖勉焉為世之科舉之業而引筆

行墨縱橫傾注徃々自出己意不牽於俗固己有過
人者矣既而從范陽張先生學日見所未見日聞所
未聞謂夫道之可以經世而非私智之鑿也言之必
可行而非邪說之誕也天人之本一也物我之非有
二也方將詳說而又約疆學而力行以充極其所見
聞至于古之學者而後己屢得一第為且黃縣佐而
不幸死矣其孤居正持壽卿所為文十卷求予為序
蓋觀壽卿之文則可以見其學矣故為道古今學者
之異而序壽卿之本末如此以授之為^居正者尚行
壽卿之志乎哉

贈杜君術士序

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為虛中者其自考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乃服藥覲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考者如此何以考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况為其徒者乎世人不考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今番陽杜君為虛中之言者也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二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知其淹數之度要以為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荒

昧恍惚不可致詰之理而猶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困與

說一首

黃元圭字說

吳郡黃子夢有授之以名者曰元圭寤而名之請字於余曰審如是則神之所以賦子者大矣于是字之曰夢錫又從而請其說夫物之在天地間而為人用者謂之五材玉無預焉然而天下莫不貴也夫豈以無用而貴之哉蓋其所以為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材不足以明之矣齋明盛服于廟于郊于朝廷之

後盛後字可上
殿本亦作威
美恐未必必
再改

上上以感格三神下以照臨百官光大之德後盛之
容必有以稱其美者當是之時孰宜為用哉古之君
子務知遠者大者動容周旋而天下被其福材不可
得而見功不可得而言亦猶是矣若夫籩豆之事出
納之吞圃稼之學蓋有所不知此學者之所當擇也
吾子都其名矣則修其實以充之者其在斯乎

汪文定公集卷五

汪文定公集卷六

書簡十三首

與知信州程尚書

伏審祇奉中詔出分左符惟信美之肇州本鄱陽之
折壤河潤九里久已接於餘波戎獨二天今親承於
仁政聞命而喜有心所同恭惟某官冠冕士倫表儀
禁路高文大冊發為華國覈論危言播在人口是以
彌年家食有其如蒼生之憂一日詔還有既見君子
之喜所以致此夫豈偶然方需顯庸盡發賢蘊後凋
之節要歲寒而始知勇退之心雖流憲而莫禦歛此

殿本作急流

餘又施於專城人誇衣錦之榮誰識浮雲之志其仰
高滿久願見無階不獨與此邦之人安其田里庶幾
聞長者之論奉以周旋其為懽娛信萬夷等

與總領汪少卿

伏念其技無他長穹有定數蓬山咫尺風引去以難
親木來偶東西兩流行而未已雖安蹇薄之分未免飢
寒之憂仰蒙上恩游佐郡寄遠道百舍豈重跡之敢
辭中流一壺視千金而莫啻矧復廷臣之重久當使
指之嚴昔已賴於保持今仍依於臨案茲為幸甚殆
匪徒然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仰宿望獨高于

首馮殿本作
成嚴

省寺群知皆避于南馮屬邦計之浩聚紆皇華而典
領錢流于地雖稱創晏之功及發于硯豈識庖丁之
妙即登大任乃究遠圖某無以元身苟焉竊祿論臬
味于草木敢曰宗盟謹期會于簿書庶逃吏責尚祈
終惠使得全安傾仰之誠敷陳固既

與趙經幹

伏番既被辟書即奉俞旨轅門增重桂嶺有輝伏惟
某官蔚以鄉材生于公族信厚皆如麟趾夙著清芬
絃歌焉用牛刀亟登最課屬南邦之開鎮虛右席以
招賢雖之處於囊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置之幕下

今豈待于先容姑藉佐戎之謀實為儲帥之地某去
德云久竊祿于茲特特承謦欬之音更托悒悒之庇
其為忻忭豈易敷陳

荅程運幹

習聞聲迹深歷歲時敢謂眷勤首紆誨問講修先世
之好曲示過情之褒感莫能名愧無以稱恭惟運幹
學士受材庸敏制行溫恭趨而過庭親承問學之屬
行不由徑益見操修之堅凡士論之所期曰家聲之
是似顧惟晚進及識前修仰風烈之如存喜典刑之
有繼未由造請第切傾馳倍覲保綏並膺進用

賀張樞密

伏審祇奉詔音進登樞府廟堂增重朝野交歡欣恭惟
某官道大而方氣剛以直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反覆
是非益千百變屹乎其中立不倚綽乎其從容有常
年高而德愈新身退而名愈白想風采者或意其魁
梧而竒偉問起居者皆願其壽考而康寧世不我忘
政游焉徃屬皇明王之有作果召節之亟頑汜回雅志
之堅以慰具瞻之久今之急務人所共知有一言可
以興邦日上策莫如自治使還至而有效顧力行之何
如惟老成重於典刑而名賢加于上下意有所向為

無不成解絃更張已陳激切之論置却傳命願見設
施之方幸因千載之逢力救萬民^方之病庶幾大節無
愧古人^{應辰}某方遠守於海隅莫進趨于門下其為依仰
賢倍等夷

答查運判

竊以自昔才難莫知聞外于今任重尤在蜀中豈意
空疎亦叨寄屬柁舟迥峽幸險阻之無他入境觀風
嘆拊^紱獲之未易狀^伏辱眷私之厚特迂誨問之勤此美
運使直閣持自牧之謙篤相先之義兩喜必多溢美
顧莫稱於褒揚久要不忘平生願繼聞於告戒其為

感慰周既敷陳

賀吳宣撫

伏審進升帝傳真啓王封典册流傳縉紳欽聳恭惟
某官宏才冠世敏識幾神臨事制宜沛江河之莫禦
竭誠狗國凜山岳之不移偉伯季之繼興專西南之
重寄遺黎安堵悉蒙再造之仁諸將連城屹有四維
之固屬頒溫詔促覲嚴宸靡憚暑行進承畫接會朝
繼^{絕席}食見國體之增崇帷幄運籌獨淵衷之默契惟高
察元功之首惟汾陽異姓之王恭酌舊章合為寵數
以煥太常之紀以隆巖石之瞻不顯其光于斯為盛

某夙蒙異眷方託餘輝引領門墻第切拘縻之嘆夏庇身夏履庶無隕越之羞忻忻之誠敷陳罔既

賀汪樞密

伏審誕揚明制進長元樞帝眷特隆民瞻胥慶恭惟
某官英猷經遠宿望冠時執法端朝言宸可績宣威
制勝令出惟行越叅政幾協濟國事文武備足左右
具宜絕域亦知其名在庭廷無出其右於皇新政方懋
遠圖偃戢干戈仁雖存於蕪爰綢繆戶患猶謹於
豫防曰咨元老之猷式固中興之業以聞望則惟舊
以謀猷則具臧既茂建於使名復優加於寵數惟太

尉之在漢室與相惟鈞而熙寧之待潞公其命特異
參稽往制簡自淵衷以示非常之恩以明爰立之意
武功七德益恢可大之規說命三篇即正久虛之位
悌懷四海師表群工某久託餘光欣聞傳命方分符
於閭外阻望履於幕中

荅李提刑

伏審欽奉詔書游持憲節先聲云及與論文欣恭惟
提刑敷文識慮精明才猷宏博仙李之根遠矣世德
彌芳棠棣之萼華粲然相門未艾視彼黃閣實吾青壇
而乃賴就外官坐成遺老郡守監司之寄幾偏歷於

殿本作紛
紅

四方門生故吏之餘或先登于要路矧茲夔峽亦辱
使輶展獄狀紛幸平反之無害瘼民凋瘵賴賑恤之
有方苟種德之可為豈屈身之足問顧惟懶拙久幸
依承茲復同寅度幾蒙益枉誨音之良厚知眷意之
特隆感愧之懷歎陳罔既

殿本作潼
川張如府

答張潼川

伏審寫直西清分符東蜀以曲從於懇請故特示於
褒優下車云初決境胥慶恭惟某官得先天康節之
學俟後世子雲之知其無施而不宜蓋有本者如是
被召殆行於萬里為即僅及於六旬即當超遷乃復

外補介于石故能不終日良其背所以不失時寶斯
道之固然抑遠民之幸甚顧惟踈拙荐獲依承特蒙
惠問之勤益見同寅之義其為感愧罔既歎陳

賀殿本作上

賀虞宣撫

伏以經武斗樞之度宣風井絡之野安危所寄內外
惟均注意特隆具瞻胥慶恭惟宣撫樞密知院受才
宏博蘊德純全以孝為事君之忠以仁為救物之勇
戎戰則克益傳心於聖門匪夷所思獨取必於天理
經畫世故調膺政幾無施不直有本如是雖舉身而
遠引亟奉命以適歸惟留僻在一隅惟帝明見萬里

當乎太息命公徃釐靡憚暑行之勤以寬旰衣_食之慮
制勝堂上即坐收於全功拜相軍中當復見於盛事
益沛為霖之潤永扶置器之安_{應辰}某踈拙無庸知照有
素免于罪戾悉繫_蒙庇冒之_恩然奉以周旋茲復趨承之
幸其為忻忻實倍等夷

荅程提舶

睽遠風度荐易歲華各在一隅殆將萬里心雖無間
迹若相忘茲被命以言歸幸朔風之稍近方圖修問
遽辱貽書見眷予之不忘審起居之多福恭惟某官
才周浩劇識究精微屈伊洛之名家臨夷蠻之互市

海船四集益豐財貨之源官曹一清無復脂膏之潤
已被褒嘉之渥即膺進擢之優某方此丐閑庶幾養
病無從披晤第切傾馳塵冗所叢敷陳固既

賀汪學士

伏審某官奉承大對擢真魏科凡在見聞莫不難_羨
仰惟世德蓋嘗參翊於政塗矧復天倫今乃並升於
膺甲併為盛事著在輿言既能自致於聲名必且遠
追於風烈而某繆司貢士竊自喜于得人獲托宗盟
又庶幾於蒙潤特勒都騎躬致長牋慰荷之誠敷陳
罔遂

汪文定公集卷六

汪文定公集卷七

書簡二十六首

與江叔嘉大猷

蒙喻書中大旨某何足以知之第昔嘗承師訓今僅能守而不失者姑以為報所謂歷象五行治水作樂觀象作服之制必有提綱振領之道又慮難于考究竊切謂天文地理刑名度数在學者皆當攷究非特為舉業也注疏之中同己詳矣間有不同處如東坡介甫嘗言之亦不過六七處可以參攷若欲極其微妙則古人固有終身知一藝而用之不能無差者若其

大槩則不可不知也如此亦無難於攷究矣大抵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賾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々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昔者孔子觀於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於鄉飲而曰知王道之易也論郊祀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視諸掌乎吳季札觀籥韶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此豈拘著於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是以君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使不知所謂約則所學者特技耳何以為吾儒舜典之命九官與呂刑本不異但注似誤

以皇帝為堯王介甫專不取注疏於此乃不能正其失竄三苗命伯益禹稷皆舜事也而以為堯不知何所據也若其命官先後之次此則偶爾不同不必論也立政所謂九德即皋陶所謂也揚子曰義進重和進重黎則義和非重黎也特進之而已先儒所謂重黎司天地之官義和四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進重秋冬陰也故進黎後世遂以和義為重黎或謂中庸九經先於脩身而尊賢次之此不應不及脩身或謂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則是自明其德矣此皆不考帝典大學之文意書稱堯之德自欽明文思以

至格于上下其為脩身也至矣故繼以克明峻德此
正合乎中庸之叙若使上文言克德如此之盛又云
克明吾之德其語可謂叢雜至大學蓋謂克之所以
能明峻德者以其自明也由吾之明德故能明人之
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自明二字其所發揮最
為有力若使大學之意以明峻德為克之德則何必
更下注脚云乎此可以意曉也又其所引顧諟天
之明命則將何以言之以此而論固灼然矣難壬人
之說皆通生乎千載之下雖窮其志思安能合乎聖
人要其無悖于義理有補於名教使聖人復起不能

易者即經之所在也久去師友之訓常思棄息輒因
來問復尔切之更望以所疑時見訂正幸甚幸甚抑
崇之說昔者所聞亦然蓋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以天子而與諸侯戰則其德衰矣此皆不可不考也

荅毛李中

某侍下幸無他第日益貧耳奉祠且滿矣比作劄子
求再任萬一不諧則可索我於枯魚之肆矣不曉事
自應得此不敢不安之也承^諭途為定居臨川之計相
望益遠柰何柰何或因歸鄉取道玉山切一報我當
得一見之幸沈元用甚欲求識此回經由曾少欵否

呂丈於吾人甚眷，願不惜時與之通問。子韶處不通書，恐亦未然。幸更思之。交游間稍通顯者，便與之疏，則似有意。至於世之窺伺，亦不足恤。利害豈人所能為邪？某山居却頗得讀書，然獨學無友，離群索居，陷於古人之所病，終亦勤而無功。平時師友，蓋日夜在念也。今皆在數百里外，書問且不能數。况異時盍簪之樂也，以此言之，聚散豈偶然哉？平時嘗斐然有志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矣。但求有以糊口，優游卒歲，庶為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尚望時有以振之，使遂此志。許子理後曾通書，否？此間蓋濶焉。

不相聞，但聞其至湖南，首劾帥司數事，使人增氣。然竟不行也。因便至辰州，一問李文如何。并養原亦有一書同往，乞知之。宣城官况大不佞，俸不足用，差出每日^{月止}一二日在家，又職事有非人力所堪辦者，如曠三千里許，無人象而責以捕盜之類，是也。岳侯此赴棘寺，又博^傳已出不詳，所以再遣使介至索虜邊鄙。其遂少安乎？陳丈得書云十一月間欲赴惠州，不知今行未來。書且留此，渠亦約欲專人來相問也。喻丈得休致，即往光福居中，赴漂水，必須同行。彥柔敏中、禹錫相繼去世，可為痛惜者。范求宣公赴謫所至中。

途舟幾覆忠宣墜水既上笑謂妻孥曰此豈章子厚
為之哉消息盈虛之理固如是也胸中千萬此後不
能記憶草_二附問遇便即告墜^寄數字以慰參落至望
他惟順時保重以俟天命耳

荅徐知止

某伏退蕭寺日以懷念蒸濕欲雨伏惟尊候萬福奉
教極荷此正吾輩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可以不
素講也乃蒙切磋之益幸甚幸甚天下之事常傷于
銳而無漸獎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_二然使其有忠
信誠懇之心則當究獎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

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考究
但見其于人情不合_二然以為非是不俟終日而盡
罷之者美則美矣然則此出於銳氣而非出於誠心
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獎之難如此今人於泛
交之間苟見其過猶為之掩覆保全諫之於密况及
子君臣之間乎昔章聖皇帝晚年頗崇神仙興土木
及仁宗即位以為天書者天所以錫先帝也不當留
在人間而納之陵中玉清昭應宮有火災於是更不
修繕以荅天戒及章憲明肅上仙首詔中外無得言
垂簾時事而事之當革固已消於冥_二之際矣此真

萬世法也故元祐間所更法度皆本先帝之意而為之亦以此也如舜誅四凶事堯舜本一道用四凶非堯之過誅四凶非堯之過若使四凶乃是所信任心腹之臣則舜之去之亦必有道矧堯姑試之以職事既績用不成則誅之此乃成堯之志何過之彰哉顧更思之奴才上報苟未合不惜見示亦庶乎朋友講習之樂也乞倍萬愛重不宣

上趙丞相

某近嘗拜狀必以上聞省覽孟秋猶熱伏惟純誠鉅德百神相之劬候起居萬福得行在書乃聞右與下

之命相公數千里間關而歸謂自此遂得休息而蠢蠢之徒猶排報不已風波可畏直道難行一至於此然考之載籍昔之以元勳盛德而見勝群小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今日之事不足為異也跋囊所以見周公不容所以見孔子是殆天意也頃見相識間議者徃之以相公慈溪之居太近某獨謂仁人君子存心行己無愧天地至於意外之患則雖智者不能預為之所欲加之罪亦何適而不可哉相公高識宏度于是非利害之際處之熟矣伏惟坐照消息怡然順受聞命引過乎氣遜辭以避方熾之鋒有識之士亦

將觀相公何以處此也懇切而言忘其僭易暑氣未
艾川陸云遠更望倍保鈞重以慰中外之望

荅趙允明

前日將如常山途中遇素所使令者乃知車御還自
虎林殊慰久仰方欲為問忽辱近書審承絲戲多暇
尊候萬福某奉祠窮居幸爾如常他無足道長暑相
別忽爾涼冷日月易徂當共惜此暇日度不虛度也
東行所幹果何如示喻循規矩之說此實要法然當
求其放心收之規矩之中若近世之士胸中營之而
姑以糠粃束縛其形骸又以欺愚不知道者此則非

所敢聞也昔嘗與益謙言士固有終身無過行直至
臨死生不亂然而未可以言道者况其下乎恐吾友
求規矩於尺寸之外故復發此他日舉似益謙當亦
以為然矣使便行如上問益加進修追蹤古人是望
不宣

荅張定夫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奧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
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
試言之以求教於執事某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有
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未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

事知兵與水利算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為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親可以為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于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于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濶畧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楊然不適于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為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為小學也以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而失

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於道甚大來教以為荀楊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為元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於道之外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於善矣彼其詐偽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於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于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

未敢以輕論也

荅葉南美

所謂文潛性論謂性為善惡混固非矣然彼蓋隱之
吾心以為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所謂性善者蓋尊
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蓋求所謂見其
誠然者予謂格物為扞格切竊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
孔子不以為仁此可見矣易頌其往則既已超然立
言矣而曰欲用此意以學易得非謙損之辭也今似
許迂臨甚幸今遣人馬去然甚愧表率師也

荅胡明仲

恭以閣學侍郎聞望在人既更閱進退之際而愈高
識與不識孰不慕望矧某受知受教之舊其歸向之
心豈間久近然以僻居山谷人跡罕至之地朝夕焦
焦焉饘粥不給之是謀其勢固不能趨造門下至於
咫尺之書亦坐貧與僻左之故無由時致於前鄉者
附使拜書五年于此矣又不知其果達否也顧事勢
顛齟如此與區區之心大不相類謂且得誅絕之罪
於左右矣比者鄉人方剛定附示手誨所以存撫教
誨之意不啻疇昔感戢之餘而昔者妄自隱度恐懼
私情渙然永釋幸甚幸甚某閑居八年麤糲之味艱

難險阻之狀久已甘之斷不敢以此動念惟是學業
不見所超使異時幸而得侍未知何以為進見之資
耳伏承奉祠既終不復再請蓋祖宗以祠祿為憫勞
優賢之異數其予之則曰任滿赴闕故請者有以為
詞今使執政侍從之臣而猶家貧仰祿自言茲固大
賢之有所不為第恐衆人之所不識則以為其意安
在旁推曲引將無所不至雖君子之行固不循俗毀
譽然固有道雖委蛇而不失為大直者未知台意以
為何如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且因以求教也借易死
罪某竊聞文定先生所與諸賢往還簡牘皆以楔石

願各得一本置之左右閣學侍郎高文偉論其繕寫
者固不敢妄意得之或有墨本儻使得以拜觀不勝
厚幸輒恃眷私之舊遂敢及此仰推先覺固不倦於
教也今因僧至衡州屬其專持此至門下未即起侍
執筆倍以依仰敢乞順時倍保台重

荅徐漢英

此人回奉手誨讀之再三不勝感嘆且承涉冬履候
如宜少慰瞻仰伏承垂問墓額但恐李公擇事當時
傳聞未必得其真而後來記憶容有不盡然者不作
墓銘不求挽詩可也似不必揭於墓道挽詩如祭文

然為之者所以自道其痛惜長違之意本非求而得者雖今人不免於求然吾告人曰不求則是失其實矣司馬文正書儀以為墓前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此蓋壙中已有志文則墓前只須如此今既無志文則墓額稍為文言似未為過孔子題季子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事始也文曰潞公題廣平先生之墓蓋有自來矣後人多認明道為謚非也但以其人平生行狀而節以一言宜令簡重切當乃可傳信而行遠切惟先文承事心地坦夷無所矜忤好士樂善甚於世人之嗜利

殿本作某名

可謂長者矣若尺云長者徐公之墓則是妥貼而得其實而有陰德之意亦在其中矣蓋若云某姓長者則止是稱號若先生府君之類若云長者某人則三字乃是明其德如明道之類是已漢時稱重其人多云長者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張釋之問文帝周勃何如人上曰長者又問張相如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張毆之徒史稱其長者宣帝以黃帝霜治行終長者又問龔遂安得長者之言考此則長者二字甚重但世人注二言之遂

殿本無張二字

不以為重耳君子固當論其實也更有鄙見若只是姓名如溫公書儀則子孫自為也至於稱道德行不免假之於人所謂寫言十九親父不為其子媒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知高見以為如何伏惟追慕因極思所以表見於無窮眷之重之又以下問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去取之際更在從長必不以為僭也皇恐皇恐加以見聞不多山居無文字檢閱其有牴牾更得教誨之尤幸輓詩不成語言謹錄呈公擇事如必欲如此呂逢吉乃李氏甥俟他日問之而後從事如何更在垂喻

與黃岡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即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復附此紙此間哀苦窮愁寥落之狀可問而知不重說也內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記所謂世間寧有一門同日困於無假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關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既以自解尤復惜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乞倍萬珍重即還禁途以慰士論不次

上宰執劄子

比者輒其啓狀候問門一度幾下情得以王達歲晚

寒冽恭惟論道餘暇天人交相鈞候勤王萬福某仰
恃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瀆鈞聽某家世
農業其為生之計具甚微類皆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者
也一鄉之內收籍所載未嘗有以官為戶者至其始
得一官其區區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家
族若內若外所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
為者而其所自從仕來其間居者至於十餘年其遠適
者至於二千里間者亦守婺州才數月爾再藥傷補
敗百無一二而大禍仍之屏伏墳墓艱窘萬狀夫綴
喘息僅借至今日大抵二十五年間所望以相收相恤

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二者徃二物故僅有
存者每一念至此若鍼刺之在肺腑重以逋責之未
解而有過時之負婚嫁之未辦而有不及時之憂此
皆寢食所不遑安者如蒙鈞慈裁賜一外任合入差
遣使得罷免職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其私計
之如前所陳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感求為
刺史以為甚於墜井者求出執熱口者願濯且其言曰
為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四處皆困
其事勢正亦類此于犯威重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殿本施設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旱奔走所請終未見效不勝
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種
似未免倚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並未
見其設施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善類嘆息瞻仰而已
季文竟去亦失于見幾不早再舍人恩澤事僅得季
文書魏公欣然以為當還切頌及時料理也伯恭今
安在兩日前作書托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朱元
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益厚所謂日新
而未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妻弟與尤廷之皆欲
來此久未聞近者

答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學問材識足為遠器亦招其來

此帥司準備差遣傳缺者信州人沿檄歸鄉不復為

來此計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即休乞致蓋其家富厚

明年即七十也傳雖差下替人輒欲俟其投下文字

作非次關申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文見宰執言之

殿本無某字

如許得的確方敢申上也某與宰執書亦云其詳托

吏部而侍郎矣切乞留念仍示報曲折幸甚王龜齡

胡邦衡劉賓之相繼造朝當有卓絕切至之論也某

乃者拜狀伏蒙鈞慈賜以報答感荷無量示諭悉已

此下另首

遵稟朱迪功熹進脩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處之否呂奉議大倫貧甚間廢之久士論惜之如王筦財用若期月之闕亦可得也待此外如郡倅近闕無不可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鄂州甚得士民之譽凌待即能言併乞垂察

與喻玉泉 玉泉在蘄

前所說王晉老大夫不待按脈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蘄州黃梅村中有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祁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鼻中時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中以生薑為末服及一秤

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為氣所薰鼻先聞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鼻久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於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親之事恐未須忙前日見二公却忘記說隣牆聞人刪定其子為張晉彥壻云晉彥留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為晉彥壻矣

與張真甫

其承乏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樊籠

之凌雲霄也馬船事前奏尚未下既而駭然煩擾蓋
悔所論之不切此復再論副本謹錄呈聖人所謂汝
非能救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罪也邪李竑新州編
管虞恭知建康王瞰政春官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塗
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解得以細覽不專己見不尚文飾而惟其義
理之當尤以嘆仰頃蒙承諭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
行狀言有文中子補傳一卷比方得之謹以錄呈其
所去取大槩畧盡矣此外如云楊素季德林見之類

尤為可笑論語於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武懿子之類
必稱孔子對曰孟貴二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為布
衣而於當時之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
云邪

與陳樞密康伯

某疎拙無取謬當閭寄之重曠日持久寂無報効疾
病侵凌愈難甦勉怨仇叢聚理必顛躓力丐奉祠未
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怨知照素厚倘得惜以餘論使
某得免於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為國計也幸
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

殿本作右
府之事

政然右府本兵柄之外事亦固有未易為者竊謂如
劉賓之龔釋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間散朱
元晦直諫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不一
差遣其人必有以報補知遇裨贊盛德馮圓仲之家
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
此皆善類所望於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
除知涪州矣蓋良吏也

又

迹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於詢訪時事
委曲周察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不獨某所為

拜而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張行成者頃嘗薦
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川州府其學博而
尤遠於易其才高而尤長於理財賦毅然自捐軀狗
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
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
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某近嘗以其問
學行義其稟必已仰徹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
易多得也蜀中監司郡守關員際已奏聞外如張待
制震正是精力強明之時而退就闡地殊為可惜又
有左朝請大夫郭印老成詳練恬靜有守士論所推

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尚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令更易不常暗所耗失自不為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於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犒設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於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副而淮先發十七萬船脚之費居其大半尋即罷之近日令置司抄造錢引紙工料之直約二十三萬貫有奇起綱糜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於出令亦節用愛人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為措克之請州縣

匱乏矣而當官者競為羨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末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北人浮海入寇者惟完顏亮獨出於此亦是多為歧路以困吾師蓋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失亡也使其無膠西之敗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強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芻蕘有以處之否衆人之諾：不若一士之諤：也伏乞留念某項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既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

矣大理陳少卿既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
之庶得其實蓋有非書所能盡者其宣撫二月二十
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既傳其所苦已自
安然二子尚未回在也某仰辱下問輒此縷縷上稟
僭易知罪

荅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翰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喻益
以愧悚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
欽嘆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輒具別紙竊謂文章
之用不過叙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二中有理然

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
科文字未免或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如賈誼一
論謂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唯吾所欲
為安有立談之間遽為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
灌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絳灌而實欲
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荊公得以藉口故區區
既竊嘆仰又願審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銜
奉報

與呂子厚

某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正獻文集等

跋語殊愧不稱昔嘗聞於紫薇舍人以為伊川祭文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輒述所聞然精微之際未敢謂厯能勿失也垂諭過厚尤以味及匆遽上狀不能逮意尚幸裁照

荅蘇仲仁

其竊惟年見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言世論風音足以開益後來顧乃僻在一涯超然物外蓋識者所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而出之政恐不免耳丙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照數計三十餘年間效亦弥可睹矣而談說者云猶如故况在當時

乎聽察之間所繫大矣益可嘆也示諭改奏文字大抵吏文精涉疑似必取決於朝廷不然雖徒決無益蓋近例如此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者殊為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絕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日昏日甚殊相妨也又聞頗苦日疾此中年嘗患而應辰特甚耳沈存中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於服藥不知曾行之否邊報竟意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他耳仲秉繳還曾觀詞頭尋趙舍人歸遂行之却不

報行也敬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藻儀同文潛殊
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
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壘田之議頃於
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
幸崖堂記所謂發潛德之幽光非可為淺見寡聞道
也大抵實定錄乃王欽若主之如澶淵之役並不及寇
萊公一字而其自辨處甚悉也未叔原父等文字多
奇他絕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哀集所有藏之他時
何錄奇也

荅劉樞密

垂諭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為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
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
社生靈為念懇辭樞弼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
塞天地橫絕古今蓋世人但知溫公辭官之為高而
忠獻獨明其心也此者時事紛更見先知之明衆益
嘆仰矣其素辱知然尤不勝拳拳之誠屬日昏日甚
沃洗數百遍僅能勉強執筆不能詳謹乞賜矜察

荅梁子輔

伏蒙垂諭溫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仁夷惠之行不同
而孔子皆以仁予之蓋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

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為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
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其道三公易其介
入自謂直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
之於夷惠固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顓臾則責
由求以不能正救蓋有不得已者矣惟發於誠心以
敬君愛民為念而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
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
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
謀以至大盜殺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
君子必欲與小人立敵終於俱傷而敗而國隨以去

此激成者也然則為君子者豈無中道於其間哉伊
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嘗有正而未
必中者不可以其未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
中學者所當玩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嘗自省察其愚
陋衰惰蓋惴惴然惟恐不及者乞賜指教幸甚

答尤延之

蒙喻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頃嘗問呂
居仁丈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尋常文士
所能作呂丈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自做他人豈易
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當與王安石分受其過橫

渠言乃考索所至非默識心通今此二公恐亦類此
輒以所聞謾錄呈上舊見范忠宣公王正仲曾子開
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
黨論以進忠宣奏議言行錄皆可考然竟不知何人
為黨論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
劉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
於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器之盡言集亦不載
此章元祐密疏李仁甫曾借去錄本留史院恐須載
併及忠宣所論於傳末瑩中再作四明尊堯集為悔
過之書以寄器之器之荅云神考未嘗師安石安石

豈足為聖人昔既稱道如此今乃置之僭逆悖亂之
域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行已苟亦
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已等語盖亦察其
心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為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
來者之無過楊荅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能
成來者之無過乎因及禹稷顛回事或出或處皆當
其可耳瑩中甚長而荅書以先生稱揚之復以書辭
避瑩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
及了翁集其書具載可考也此兩段合瑩於瑩中傳
末視黯無作欲改作於黯無作道固如是不由外錄

其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汲直如玉而琢

與方升興

聞既還蘄春諸况安遠大抵學問之道止是揆於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体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皆不相妨叔興用心於內當蓋有日新之功也賦兩篇甚有工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為我用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為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蓋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尔

與呂伯恭

首夏清和恭惟勉就吉制哀慕未忘百神協相尊候萬福想臺榭趨觀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何以處之當預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納者者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尹和靖答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為未盡曾再理會否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答溫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聞所苦良已要須止酒為善耳近有以其所論兩樞之章而稱門人題跋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

否承屏居明招益復省事但書問難通兩

汪文定公集卷七

汪文定公集卷八
書簡八首

與朱元晦

近建安附示手誨慰荷亡量無當暑恭惟尊候萬福某
碌於此日益愧負思見君子且謀所以當如何者
此心往來如飢如渴近事復益可慮雖在疏遠豈能
弭忘張真甫為德不竟然此君實有區區之心孔子
稱管仲有仁之功若真甫之功實近之示諭當以為
戒誠是也羅文語錄得之甚幸尚有可疑者謹具別
紙他日遠龜山集刻板并以諸錄家語附之不必送延平也

羅文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
天性與色即是空恐難作一類語者有事君人者一
章頃嘗問王文信伯有次第否王文云前兩句有次
第後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如此說則語脉不
貫穿王文云恐如信善美須有次第至於大也聖也
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君人者一章相似神廟時
富公嘗薦荆公為翰林學士韓魏公不聽按神廟時
韓富未嘗同朝也韓魏公罷相荆公曰絳之相非維
熙寧七年韓子華再相謝為人誠寔但聽悟不及先生
意相八年荆公再相
意相八年荆公再相謝為人誠寔但聽悟不及先生
嘗見胡明仲說明道以上蔡太驩兪共工事
俊敏常揮之玩物表志之類

偶見於堯典崇山之戒恐未必道不足以在之故有
為薦荆公也荆公正如此說必道不足以在之故有
典二不足以治之故有刑如此語不屈於法度之威此
未足以煮海之事誠非獲已今益寬所入益微然更
言辭當思所以拯之折張之政固為未遠然今日事勢豈
可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以郡中財賦之餘獻
諸朝今為歲額而帥司諸色糜費者取之郡者皆帥
司自辦又立定壽寺院納官之額益不如此則不能
有餘以為獻也既而拘定寬剝錢鍾世明寺院益以
窮盛威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發下養老軍
員揀汰使臣軍員動以數百皆昔所無者近年以來

方有事於征討召募調發歛買打造之類符移日至殆不勝其應接也若窮而不變未知意如何邪耳

又

殿本無皆舊人三字殿本作金給事周舍人

某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涼或可再得承教今遂未可下也殊以悵仰諫省二公論罷大淵會觀皆舊未報間却各除知閣仍兼舊職給事舍人周相繼論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真甫以待制知會稽真甫陳義甚力引昌韓公司馬溫公辭副樞事未知能必行其志否即官李君樸林粟緣禁中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

人所薦乃雜流批出詰問既而各展磨勘蓋上於細務一一省覽如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寤上意者多矣信因來倘得聞一二良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館於眉壽堂方說話間忽覺欲仆急扶之問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尋即不省人事昇之就榻則已蛻矣後事皆親為料理似可無悔建安簿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惻楚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
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
唐久早奔走祈請殊未沾足朝夕凜凜不知所措柰
何柰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
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
否令人念之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
而下顧莫之幸

又

見許下顧朝夕以冀下旬即遣人往也溫公荅明道

帖論橫渠謚事欲附見於龜山集中切望錄示魏公
與水軍統制魏尚復官言者以為不可乃止遣王錢
兩侍郎撫喻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
二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同所以遣宣
諭更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入
對復言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
魏公必以罪去但未輕重如何耳

又

某舟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背于餘
干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
事乃至此邪

又

某到闕下留旬日兩得入對第訓諭所及責任甚重
殊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之丞相問
甚詳其意甚遲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
初者堂白皆欣然苟許可適有減罷員闕指揮諸公以
令行之初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闕闕見任
人皆望除臨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闕在一

年之後又未知肯俯就否行正非人所能良以自嘆
也虜遣使請和朝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
自此須稍休息但未知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
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若出則須過閑也

又

伏蒙示諭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
川於瀟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康節之學
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正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
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
記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所元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

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閨西等遊又見
其辭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於是凡釋氏之說
盡欲以智慮億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引
孟子仁義不可勝用子由又有傳燈錄解中見集而子
由晚作老子解乃欲知會三家為一此蓋氣習之弊
竊以謂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
人則知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君若槩而言之以與
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

又
別德浸久邈在天末無復講習之益豈勝勤仰去秋

上狀并納所寫李先生墓志不知已到否春氣清和
恭情尊候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示諭蘓氏
之學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
已初不於此求道也則其陳謬牴牾似可置之瀟溪
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
一見橫渠哥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
更乞裁酌李先生墓志寫得甚草其間有謬誤處
請徑為改正也論語集解序益簡當所恨不見全書
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為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
驟至於窮經考古之學則徃二澗畧未知究竟如何

橫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橫渠語錄前所未見
又文集亦多於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為著
訂也

又

某承乏無補重以日疾廢事丐祠未獲當再請也種
種非紙上可究應求秉政足為治表未知其得伸志
否僻遠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倦二此心
終有不能已者查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稍慰寥落此
外惟王重齡張真甫通問爾某拜問尊夫人壽履康
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願聞之邵康節子孫大

乙

抵不取二程蓋私意也邵公濟作聞見後錄有一段
謾錄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稜
薄昭事元晦以為何如

又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文以堂帖促行蓋自得上已手
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
暑雨恭惟德履禔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
之後或有未妥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
愧於道也願以此道為準不必過為疑慮其疎拙最
無補猶覬未罪去間或得瞻見於此以展發所欲言

且其奉祠如昨第日昏殊甚稍勞勸即或全無所見

也又編身疥癩坐卧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

羣索居了無進脩之益朝夕愧懼而銘通書兩書當

置之坐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東

西二銘所以相為表裏而頃求諸公皆不及東銘何

邪前蒙示諭於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

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

也雖欲便造平易而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

之說因問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蓋其見得明

白行得純熟如飢食渴飲非有奇異也每念此事非

億度言語所能及尚幸時有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

仲篤志為善甚不易得其當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

之但可惜爾

又

其屏居如故第日昏益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

文定帖甚幸朱公揆帖見今摹本別寄納伊川先生

文字亦逐旋掇檢到者送伯恭矣婺州所刊橫渠集

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

叔集蓋必傳之橫渠也塵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

何欽夫正月間一病甚殆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設

敬

要須正酒乃善也

又

某兀坐荒山惟日瞻仰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
無量冬寒恭惟進脩有想相尊候禔福某諸僅如昨雖
此間居畧無進道之益每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
已也太極說既欲指示人豈免剖析然其理則一而
已矣無可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
服膺焉來教所諭誠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承
有脩言二書甚渴見也易傳後叙傳易堂記俟更檢
討別拜聞次陳明仲家事初不之聞當作書報之也

與信州程尚書

伏以比年以來民方幸於息肩而信州又得如尚書
者辱鎮撫之其蒙幸又有加焉而天下不靖民橫流
肆虐戴白之老未始見聞恭惟龍學尚書誠心惻怛
惟以利民及物為事方無事時求所以饒裕於恤之
者無所不至况今遭此鉅異漂蕩墊溺了遺無幾亡
者暴露委食於鳥鳶存者困乏寄命於俄頃鄉下細
民所仰食者大則猷猷而猷猷化為谿氓矣次者菽
粟而粟菽混為泥沙矣富者方挾所有以幸災貧者
將無所恃而抵禁是以良民惴惴私憂過計恐其害

不止水而已然而未聞使州有所賑恤以慰存沒之心為之措畫建久長之利者竊意屬吏徒欲仰寬夙夜之憂不以實告而如某等輩雖受恩顧之異而自以杜門間居又不敢僭易而言之也伏見隣郡屬縣有程氏數家者皆以財為長雄乃者漂蕩之餘止留倉庫一所飢民扣門而求之不得於是嘯呼發所藏而去訴之縣不能治也時方聞之固已憂隣境有微而為之者矣茲又聞上饒縣石人鄉有李氏者閉雅以待賈民持錢造門而不答則恐之曰必不得將自發廩李始懼而受之某鄉有某氏者欲增價以難

與民之高推移時不決有數人遠來者不復計所直而從之其不從者患其不與已同也須其出而奪之其間居不能盡知外事所聞止此二者而已然所以未至如旁郡之甚者蓋有憚於尚書之威重也而某氏之事懇之縣亦不能治蓋徃之烏合之人莫知主名雖欲治之不可得已竊恐小民日迫於死亡之憂不復顧慮然後伴伍為曹鄉閭既無如之何官司又不得而治必有甚於今者矣所謂其害將不止於水者也伏望使州察此事理早賜措畫當今可行之宜求古人救災之政每縣專擇明察慈惠之吏委之

奉行其有便宜許其以法條陳要使上下之情通則
民必被其實惠通變於不得不為之時消患於無聲
無形之內不勝幸甚若只作尋常文字泛泛行下實
恐徒為文具而無益也又聞民以災傷赴愬者甚眾
雖未聞指揮竊計使州必且次第施行伏見庚申歲
大水為害當時按視蠲租德惠甚溥民間不免有所
陪賠費逮既蠲放之後縣中乃令放米及一石者出錢
買務酒一石置酒之直自足以輸租而向之陪賠費又
在外矣朝廷屢失常賦而民間初不被惠甚可惜也
若非預行納東曾不若不蠲減之為愈也至於受納

之際或非其人往往加倍極量以足入倉之數餘者
例印虛鈔今使其戶合納米二石以災傷蠲其半前
使受納非其人則所謂二石米者未嘗蠲也夫以百
姓之財共公上之用艱難之際宜若於義未為害也
而朝廷猶且有所不忍屈已脩睦使民休息以公上
之所不忍取者乃舉而師納之污吏之家甚可嘆也亦
望他日特行約束以警貪狡之心少紓凋瘵之力其
他事之纖悉有非所能盡知尚書問周爰咨詢必有能
言之者矣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髮
膚尚無足愛况其他乎又曰救人之難飢不及食飢

渴飲食猶在所緩則事之所急孰有先於此者乎其
不在其位而借易言之可謂罪矣矣然思古人救災
之意如此其切况食奉祠無功之祿辱門下異帶之
眷而坐視民病如此而以避^黜減默自處可謂有愧於
心矣伏惟尚書以邦本國體為心唯恐有所不聞亦
必不以借易賜罪也然而今特已然之害如此陰陽
隔屏理有常数夏潦秋旱自古所記今之田畝十存
二二使又有他日之憂則民病何時而已脩庶改以
召和氣罄誠意以祈多福以弭禍於未形而起福於
將來想已在台念久矣不待芻蕘之言也干冒台重

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荅張侍郎

此人回領賜教不勝感慰初雖聞駐節清口繼又聞
已奏乞歸監官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區區之意以謂
須取道城中而歸庶幾得遂瞻侍以慰釋十有五年
去德之思且所啟面稟者亦非一二故前日專人拜
書已俟詳報今乃云廿四日取往路去而某廿六日
始奉教已入蘭溪界矣參差如此悵快何已某欲去
之計前此屢以稟知不惟才力短拙無補於事其間
曲折甚多又以老母前此隨家兄在黃州一別七年

殿本作是日
為對

今年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予之名前此雖有欲養
之心將以誰告今身在省閫可以言而不言復何待
乎七月末嘗欲乞嘉禾偶有都司之命遂復龜勉十
月初四明有闕徧見諸府以情告諸公皆謂進用在
即而乃求補外豈有所疑乎終不見察左明府云少待
結果了去亦未晚某云豈敢有此望正使誤蒙朝廷
除擢却恐去計愈難矣時節因緣未有易於今日者
未幾四明除人適辛全李赴召除春官遂以東陽為
請諸公初相留之意甚勤既而見其決去亦頗不樂
然某以月日輪對先生以是日得宮祠又十日

而有東陽之除好者事不知本末以為與永嘉相表
裏至有死黨之說又以謂面對不合騰播百端惟是
廟堂諸公備知曲折有間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
予集所報得於傳聞亦不無所自也某上殿所論以
謂祖宗時治獄則有開封府御史臺又置糾察刑獄
司斷獄則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審刑院自元豐改官
制大理寺兼治獄事然猶置少卿兩員一以治獄一
以斷刑今則止置少卿一員治獄斷刑皆出於一然
則獄之有當平反者當責之誰乎又如祖宗時雖有
刑部大理與審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別置詳定罪犯

一司以侍從館閣領之刑部大理審刑皆無預焉蓋所謂罪犯者議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詳定誰肯自以為非乎至於梓益夔利去朝廷遠每赦則委轉運鈐轄司詳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議法今之詳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冤乎只如故相用事鍛鍊文致皆韓仲通為之今又使仲通改正叙豈復有是理况又因星變降詔許民庶言事而事于刑部戶部者後送本部然則戶部之有枉謬誰敢以為言乎是時韓已去吳上大稱賞以為切當許以即當施行時已有大理少卿楊揆一員矣又除

司農少卿陳章為大理少卿專治獄某又言近降指揮治賊吏盡用祖宗法今時與國初不同國初承五代殺伐之餘嚴刑峻法未能盡革當時州郡多付之武夫至有不識字畫而以僕從代書判者至於判司簿尉往往以牙校為之故朝廷亦不復以士類待之至於天下既定選舉益清前日之刑復不復用故范祖禹著唐鑑以為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以為本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賊吏為可恤也彼已冒既犯典憲自絕士類亦何足以士類待之第恐此刑既用以而濫及於士類爾不必遠引只如前日用事之臣

意所不樂者往之皆誣以賊罪今之大臣有親被其
害者陛下聖明今已灼見誣枉若使當時盡用祖宗
法治之今雖欲改正而復用之豈可得乎此不可以
不慎也上云卿所慮甚高遠人所莫及然朕當擇巨
憲者治之以儆其餘宣諭之語甚多今錄其要者某
云臣謂賊吏皆當治但此刑不可輕用爾若使監司
得其人按治得其實雖停降編竄亦足以懲惡非謂
縱姦而不問也上云卿所論甚善當日所對大畧如
此同舍有聞之者從而緣飾撰造欲相中傷然而對
之事主上所知乞出之事宰執所知皆有本末彼亦

徒為紛紛爾恐先生欲知其然故此布稟東陽初以
賦財足用故請今乃不如所聞未知所以為計所示
文字謹當一一遵奉別有委令亦乞不鄙

與劉樞密

某屏居蕭寺哀悴多病日昏脚弱日以增劇未知竟
如何也元晦改秩奉祠聞必欲力解決非苟然者矣
敬夫必數相見邇來士人頗知為己之學實二公倡
之為多斯道為不墜矣劉憲來自臨安近事頗能詳
言之可以得其大槩某日昏^甚執事艱苦勉強拜狀不
不能詳謹併乞矜察

上陳丞相

惟是賣鹽一事頃歲承之見師司財用窘迫殊甚嘗謀於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惟元晦以謂寧可作窮知州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以為可故於三人中從二人之言止是行於城中間有犯者不過量行管罰雖杖罪亦絕少時有不相樂者言於廟堂以謂福唐禁鹽徒流無虛日又有民在塗炭之語省部行下嘗具申朝廷乞委官體究若果如言者之說乞重行黜責朝廷知其無他止行下照會而已然聞後來併臥邑亦皆分賣地頭既廣刑罰頗峻每切進悔前日之舉殆亦作法於涼者也竊聞僕射相公寬平簡易民自不犯非復前日紛擾之弊皆暗消於冥冥之中竊謂常如今日可也後之來者人各有心未必能一遵約束則紛擾之害或更甚矣君子之政當為斯民無窮之慮

與喻居中

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既對力排和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得武學博士待四年闕然其家貧母老勢須再請獄祠也葉幹頗有望於丞相得申言之良幸

與呂居仁舍人

某平日未嘗學春秋比因考究諸家之說竊以謂願
讀春秋必光明聖人所以制作之意苟於宗旨有所
未明雖有得於片言隻字之間終無益也因有疑曰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
不敢作禮樂焉然而作春秋者何也今胡氏之說曰
中庸誠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止以一言
蔽之而不辯何以作春秋終不足以祛方來之感感既
曰不可矣不敢矣又從而為天子之事則聖人之言

行豔矣或曰春秋非有所褒貶特托行事以明王道
而已故曰天子之事夫如是則六經皆明王道也而
獨於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何
也吳楚之君爵則公也僭則王也而春秋書曰子此
其彰明者不得謂之無所褒貶也賞罰不出於時王
而聖人自為之可乎此所甚不曉營營於中而未
知所決者敢望不倦指教幸甚幸甚至於所謂以夏時
冠月以周正紀事極為牴牾周人雖建子必不以十
一月為冬正月使其以為冬則是用夏時矣今孔子
雖用周正而以十一月為春乃與夏時相悖安得謂

之行夏之時乎其說春正月無冰日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是以周正月為仲冬矣至其說冬大無麥禾則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有司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夫正朔可改而天時一定今所書冬者以為夏時之冬邪則是聖人所用正朔前後自相乖戾以為周時邪則麥不熟於夏禾不成於秋而冬乃勑禾稼滌場圃之時矣不知何以牴牾至此因書及之併乞知察亦以見立言之難也無由待坐以請所疑臨書不勝拳

與呂逢吉

比辱回翰不勝感刻水潦為害父老皆云未之見聞城中特甚想不無遷徙之勞山居幸而人與屋舍皆無恙數畝之田皆為沮洳矣人情嗷嗷所不忍見若隣境又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嫁趙氏者壓死於昭慶寺至今尋其遺體不見前日雨後因揮鉏之際又陷二十餘人於藏下可歎可歎每為隣里言雖歲事失望然視他處已為樂土矣不審比在起居何似伏惟萬福也家叔既至城通事已結斷竟不赴公度而歸荷賜非淺五馬得無疑其不來邪果爾更得畧說及乃荷示諭子由所作東坡墓志昔見陳齊之云嘗

見龜山楊文言及龜山云他只是要道我不是元祐
人可謂誤用其心所來言三段此固害理而其最不可
以示後者如云因經筵言時事大臣不悅風言者攻
公當時大臣蓋呂微仲劉莘老而以為與臺諫交通
豈非誣罔惇卞輩政以此罪微仲諸公天下後世固
不之信而子由乃當時執政遂助實其事何以使小
人無詞邪然觀其作穎濱遺老傳邪正分明畧無回
隱有不可誣者蓋傳將付之子孫而誌銘刻之石意
者特曲筆以避群小之鋒然孰若不作之為愈邪歐
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傳欽之魯獻可趙大觀皆誣

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使歐
陽公有此當悔作於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慎也
林旦事固如來教當時攻之者太過當時謂元祐諸
公忠直有餘而識見不足至此語亦告慎之不知高
見以為如何不敢不盡也

殿本無至此
七字

又

某連奉手誨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謝兩
餘微涼審承侍外尊候萬福感慰之至某冒暑至此
得兩幸有生意來日可離此因求一見之幸預以為
喜也安石邪說一至於此今其效彌可睹矣而學者

尚未知其然自新制專尚經術四方不知朝廷之意
遂謂欲復用安石之學六經新義其價倍貴甚可嘆
也忠宣公決無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過但其持
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
為者以僕觀之君子小人之勢決無而立元祐晚年
呂微仲遂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魯溫伯蒲
宗孟於從班忠宣公兼收並用之說畧施行矣然出
而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鄴也其流害以迄於今亦可
見矣曾子開以謂使范公之言行於元祐之時必無
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死他日復出為

以

惡當不下悖下但不當以詩罪之耳雖不殛蔡確以
開後例章惇得志亦肯輕怒諸人乎悖下在元祐間
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畧無懷
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恐非其理也
若謂忠宣公有他意此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
罔吐剛茹柔其罷相後又乞寬元祐黨人之罪以至
得譴是果何求哉願更慎言之韓昌二公謹論真藥
石也劉道原蕪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為非周公之
全書則而道原詆之過矣自孟子時固已言諸侯惡
其害已皆去其籍矣則後世所傳或非全書但在慎

擇之耳不可盡廢以為不然也晁以道力闢王安石
因安石之尊孟子也併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歐陽
陽公謂繫籊非孔子所作前輩多以為不然韓魏公
未嘗與之言蓋護其短也區區所見如此更須面盡
人行借紙筆且具此作報未間自愛不宣

又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乃云
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此謂費易知
者易能難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能
者至道也知音者瞽矇之所及知味者饕人之所及

及其至也難以聖人之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
精云：此聖人有所不知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能
造乎至道而聖人反不如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
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不
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眾克舜猶病
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證引
之意莫前有所不聖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不
知之說兩不相干中庸之說一也前以為語小後以為語
大不知何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何
故乃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既云易者知者易

能難知者難能則易知者即易能之事難知者即難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為小以能為大乎竊恐非與叔之言也豹隱或意別有謂亦望見教南安書益附新江西周純德提舉行可無慮也

又

為別近爾已若數月窮山兀坐唯有思鄉秋氣益清伏惟汲古涵養神相尊候萬福某以前此室中觸熱日不免飲冷初第覺其快耳歸來乃大病終多吐清不能更進飲食兩日未稍有生意所謂快心事過必為傷爽口物多終作毒良可以為戒也所欲明道集了

翁集並納去温公日記如錄畢亦願一見聞宣城守別除人不知何故其詳并有他聞皆願聞之許子履毛季中兩書輒納上因便敢煩指揮附行方耕道之第欲往泉南想須到廣教求書某亦欲作潮陽書他日再當奉浼也王安石邪說既已灼見其非不必多辯東漢之君子節義凜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復於中道可也蓋自黨論一興賢人君子無噍類而當世之士始知其不可往之俛首巖谷結舌時事董卓之暴有甚於梁冀王甫曹節侯覽宜士君子所切齒也然以黃琬楊

危朝之宿望與之同列而不愧苟爽陳紀韓融時之名士受其聘召而不辭盖有意於保身而濟事矣申屠蟠於衆人互相標置之時則遠引而不言及爽等爭相繼而起蟠又固守而不出前不陷於黨禍後不汙於賊臣可謂卓然數君子之間矣不知在右以謂如何有以傲發愚蒙者時得聞一二幸甚

又

此人回奉教不勝感刻赫日可畏伏惟招提清勝尊候萬福某碌_二自守幸無其他猶恨未知請見之期爾每得來問不見鄙棄所講釋者莫非前言往行之

要幸甚幸甚邦直元符以後事其初無所考盖意其如此耳其後思之不當如此易言之辱示踰當更加詳焉右丞之功焯然與日月争光此固無可議者但許公事因凍水之言人往_二信之某嘗頃與知識議及以為未論其他世之稍識利害者亦不肯為况許公乎然終不知其詳聞之記聞之書乃西京一守陵闕宦所傳^盖溫公嘗囑其子孫以勿傳也則其所由來固可疑矣又如記趙中令雖報復私怨而不害其為功業豈不啓奸臣恃功而無忌憚之心乎昔嘗見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之

言至願得為蛆虫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
此乎而温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其他如文韓皆不能
無識識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來所增加盖當
時王介甫嘗奏富弼無見識惑一妖尼之言則德輝
所謂後來所增加者安知其不然乎耕道見扁二齋
記學問膚淺安敢率爾他日自當求教也前日所拜
頌附去書一乞指揮早達之為幸

汪文定公集卷八

戊午十一月十日校訖遂會



